

498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五日

內外件志

第二卷 第十期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十日出版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內外什志第二卷第十期目錄

內外兩週

對敵抗戰與民族解放

· 蔣雁沙

敬告日本軍人

· 吳口夫

愛爾蘭問題的鳥瞰

· 陳義伯

日本內在的危機

· 王文耕

談談英皇加冕典禮

· 譚輔之

蘇聯勞動者訪問記

· 王理英

青年修養

一株能思想的蘆葦(第七信)

· 陸印象

軍事漫談

軍火大王的雄風

· 向竹

通

從烟台到天津(旅行通訊)

· 江鳥

友邦在泉州(泉州通訊)

· 護猷

訊

臨浦三多(臨浦通訊)

· 徐世治

什

鹽利錢(小說)

· 雁明

華斐爾女士(人物誌)

· 羞心

志

小情報五則

對敵抗戰與民族解放

落雁沙

一 中華民族的出路

多災多難的中國，早隨着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節節進逼而日益危險，空前的國難之到來，已經使我們受着了亡國破家的危險，中華民族到現在已經走到了最後的關頭，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時候了！

自九一八事變以來，我們的國恥，早超過了民國以來的新紀錄，這固然是我國的國勢孱弱，招致了外來的侵凌；同時過於忍辱的和平政策，無疑地更增加了國難的深重。國人處此，應該如何的深思猛省，應該如何的努力圖存，這就是說，中國在目前若不出於有效的自救，中華民族便根本無出路了。

「唯有武力才能答覆武力，」「唯有戰爭才能消滅戰爭。」這兩句話，就是說明了弱小民族要求得解放，絕不能求之於虛偽的和平，也不能求之於退讓和妥協，惟有發動民族的革命戰爭，使弱小民族從殖民地的深淵當中解放出來，一經獲得了獨立自由，真正的和平不是就實現了嗎？

過去我們有一個錯誤的觀念，就是處處對敵人退讓，認為是我們在力求和平，殊不知這樣去求和平，只有更增加敵人的貪而無厭，忘了和平的後面，隱藏着武力和戰爭，而且只有以武力對武力，以戰爭對戰爭，才是今日中華民族唯一的出路。我們必須明白的告訴國人：不從對日抗戰當中去求得民族的解放，任何和平都是不可靠的。過去東三省亡了，我們因為迷信和平而信賴國聯，結果上了一次大當。目前世界資本主義各國，一面在高呼和平，一面却在拚命的擴張軍備，「和平」便成了準備戰爭的別名。處於半殖民地之下的我們，

內外兩週

華北日領會議閉幕

日本駐華北總領事會議，已於六月二兩日在青島舉行，於三日即行閉會，據說這次會議結果，各總領事對於華北的時局，採取一致的意見，決定以此會議的結果為基礎，製成華北外交的具體方案，由別府事務官帶回東京，向外務省提出。一般人認為此次會議，關係於中日今後外交前途甚大，日本能否對華重新認識，重整外交陣容，都於此次會議當中來決定。

日人在汕頭挑釁

日人青山清宛毆汕頭警員一案，國內各報已有較詳細的登載，此次事件，純是於出日方有意挑釁，實屬無理已極。日方趁此機會，實行小題大做，迭向南京中央政府及廣州市政府，提出嚴重交涉，一面又派美蓉、朝顏、吳竹、夕張等軍艦來汕示威，目的在威脅我國政府，重演北海事件之故技。前月二十六日，台灣第五水雷戰隊司令大熊政吉，更召集四艦艦長會議，認為此次青山清宛事件，含有惡意之排日行動，大熊氏更提供該

如何可以迷信表面的和平，而忽略抗敵的武裝戰爭呢？
所以中華民族的出路，全在於「對日抗戰」一點。

二 對日抗戰的先決問題

要求得中華民族的解放而對日抗戰，唯一的先決問題，應該促成國內的統一，要統一才能發揮抗敵的偉大力量。因此我們應該在未發動抗日戰爭之先，對內應力主和平統一。中國在目前還沒有真正走到和平統一的階段，割據和分裂的局面還未澈底取消，在大敵當前，民族利益高於一切的時候，國人應當有所自覺，努力於統一運動之完成。在今天，誰要來破壞統一，其作用是與漢奸相等，純是民族革命的罪人，結果只有走上「一條死路」。因此，我們應該主張：

(1) 和平統一，集中力量。我們應明白國難之日益嚴重，由於國內之不統一和內爭，不統一便分散了國家的實力，內爭便招致了外患的內侵，二十餘年來的教訓，已經可以證明。所以對日抗戰的先決問題，是應該集中全國一切抗敵的實力，實行財力，人力，軍力……各方面的總動員，以增強國防的力量。在和平統一這一口號之下，把全國一切力量都集中起來，如是，對日抗戰才能有勝利的保證。

(2) 擁護中央，齊一步調。目前中央政府正在完成和平統一的任務，正在進行把分崩離析的中國推向「現代化」的道路，因此對於過去的割據形式之取消，封建殘餘之肅清，都是中央政府現階段應做的工作。中央政府在目前的主要任務為反帝反封建，前者是對外，是使中國跳出殖民地的深淵，走上獨立自由的道路。後者是對內，是使中國真正能統一起來，走上現代化的道路。可是前者的完成，實有賴於後者的成功，這就是說，對內統一和團結的工作如果沒有做得好，反帝便不會得着順利的完成。因此，每一個中國人在今天的主要任務，應當是擁護中央，齊一步調，這樣才算是與歷史的發展相適應。

會議決案四點，計：(1) 根據日華通商條約，日人在通商口岸，有居住貿易經營之自由，決不受地方上任何法規及單行稅制之拘束。(2) 日人商貨報海關進口後，受地方稅之妨害運銷，致有被糾私員扣留之事。(3) 日人和屋居住，常有受妨礙退租之事。(4) 對於戶口登記，遷出遷入證，決不履行登記，須維持過去之特殊，以上四點，可見日方存心搗亂之一般了。

察北匪偽最近情形

自關東軍司令植田飛熱河察北一帶作各種秘密會議以後，察北偽軍西侵綏遠的野心，因之就愈加狂熾起來了。五月十七日嘉卜寺匪偽首領的會議，已決定西犯具體計劃，將由李守信部三師分擔大青溝南壕壩商都三路侵犯主力，某方又在多倫集汽車大車五百輛，搬運大批軍需於察北接濟偽軍，日方並派有大批特務工作人員到前線，都係策動匪偽軍隊的。

日方自林內開倒台後，軍人派便利用向外發展的關係來刺激日本的人民，以增加人民擁護軍部的信仰，所以此次日方之積極圖報，原因即在於此，因此我們對於綏東方面，不能不加強國防的準備了。

英日談判現尚迷離

由是可知對日抗戰的先決問題，就是在於全國民衆一致團結起來，集中力量，擁護中央，只有在中央政府的指導之下，對日抗戰才能發生最偉大的效力。

三 對日抗戰的革命意義

當我們喊出了對日抗戰是一種民族革命，並應由中央政府來指導完成時，有不少的人會加以非議。其實這個觀念是錯誤的。一般人不明白中國民族要自求解放，所以需要對日抗戰，這純是一種反帝的革命運動，不出民族革命的範圍。民族革命應由民族資本者來完成，至少在目前中國可以作如是說。如果民族資本者不能堅決地執行反帝的民族革命，至多限度也不過由別一種動力來越俎代庖，這個革命的階段不能飛躍，因之革命的性質依然還是民族的階段。何況在目前中國，中央政府正由反封建而相當的促成了國內的統一，現在正由統一而企圖反帝，事實上，早已用不着別人來越俎代庖，綏遠的民族革命戰爭，已經是反帝抗日的前哨戰了。

在中央政府正準備着領導全國的民衆對日抗戰的此刻，應該明白我們的主要敵人是足以制我國於死命的日本帝國主義，誰要是故意不了解這個道理，誰便是相當於日本所指揮下的漢奸。由此種錯誤認識而出發的行動，必然要主張分裂，反對統一，常常把民族革命陣營中的朋友當作敵人，分不清誰是友與敵。這樣把力量專門向內的結果，除了使中國更加走上殖民地化的前途而外，沒有一點意義可言。只有使中國整個民族，愈加陷於沒有出路而已。這不是客觀上實行了反革命和反社會進化的行爲嗎？

四 民族解放與一致對外

既然抗日戰爭是爲了民族解放，在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這一目標之下，國內

關於英日合作的初步談判消息，爲時約有一月，至於具體談判的內容和日期，始終未見發表，據中央社傳出消息，謂英王加冕禮過後，日駐英大使吉明，即將與英外交次長賈德幹開始正式談判。日本報紙，連日競載英日談判內容，不外對於在華勢力之重新分配，我國參加英王加冕特使孔祥熙氏，於二十一日與英外相艾登會晤，艾氏曾向孔氏保證謂：「倘英國與太平洋沿岸任何國家談判，則在此談判中，務當嚴重尊重中國的利益。」艾氏的聲明，顯然是指著英日談判問題而發。據一部分外國觀察家的意見，斷定關於英日在華勢力範圍之協定，困難成立，因爲這種協定將嚴重損害中國的主權，爲英國現時所不願做的，他們認爲英國與其重行劃分在華勢力範圍，不如希望日本斷然不損毀中國的土地主權完整爲有利。再則英當局與日本軍部之支配對華政策，所以對於吉田所負的任務，表示非常懷疑，對於英日合作在財政上扶助中國一層，他們亦認爲不可能的。所以英日談判的具體內容，現尙撲朔迷離，其前途如何，最後還是決定於英國當局的态度。

西亂更將延長

西班牙的內戰，到現在已經有十個多月

一切不願意做亡國奴的同胞，應該不分畛域一致團結起來，爲了抗日，我們就應該一致對外，只要以救亡抗日爲前題，民族國家的利益，無疑地是高於一切，同時我們更應該把領導的責任歸之於中央政府，促成中央政府來完成此種神聖的民族革命。

現在，國內有一批自稱社會主義的人物，對於團結禦侮，一致對外的意義根本忽略，中華民族的解放問題，完全沒有放在他們的眼裏，他們否認了活生生的事實，抹殺了現階段民族革命的重要，甚至把「保護祖國」等口號都認爲不澈底，都有愛國主義的傾向。他們却不明白爲了中華民族之獨立與自由而喊出保護祖國，是具有進步的意義，這與強盜和強盜者間爲了分贓不平而喊出保護祖國，情形根本不同。在力爭中華民族的獨立與自由這個運動當中，任何愛國主義者都具有進步的作用，只有不了解民族革命的人，不了解殖民地民族革命的特殊意義的人，才有這種與現實相違反的見解。

我們要明白：民族解放運動，是具有一種全民革命的性质，保護祖國，目的就是在於企圖辦到一致對外，只有在一致對外這個目標之下，即使是純粹的愛國主義者也不應當加以排斥。革命的行動是源於民衆的需要，絕不可以

把民衆的需要忽視的。因此，他們主張由中央政府來領導抗日，一致對外，一切忽略民族革命重要的人，只有在歷史的事變當中沒落下去！

了。過去曾一度盛傳有停戰消息，然而會幾何時，隆隆的砲聲，又把和平的迷夢驚醒。自伐侖西亞政府改組，奈格林內閣成立以後，各級民衆都表示擁護，傳說新聞即將任命米亞加氏爲政府軍總司令，統一軍權，以抵抗叛軍的進攻，照這種情形看來，西亂的延長，更是可以預期的。英國爲了調解，有干涉委員會之成立，但德意二國則表示反對，認爲叛軍現在採取攻勢，一旦停戰，將使共和政府在戰略上獲利。至於西政府當局，又發表宣言，聲明在國家公敵未除以前，絕無媾和的餘地。這樣雙方各走極端，西亂更不知要待何時方能了結。

敬告日本軍人

吳口夫

打開天窗說亮話，中日問題的糾紛，已是一步一步地走上嚴重的階段了，不管表面上，所謂「中日親善」，「中日提攜」的口號喊得震天價響，而事實上中日人民的心頭，總是橫着一條巨大的鴻溝。近來「不幸事件」的連續

發生，誠是中日間非常的不幸，然而在沒有填平這條內在的鴻溝以前，外交的任何談判不特不能解決並保障以後不再發生「不幸事件」，反更孕育着新的「不幸事件」的長成——這該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吧。

這幾年，中國真是受夠了侮辱了，一次的「九一八」事變，便無條件的奪取我們東北四省；再次「一二八」事件，三次的「長城戰役」，又強迫着簽訂淞滬協定，塘沽協定，劃成非戰區域；你們用盡了威脅利誘的手段，行使以華制華的政策，來分割中國領土的完整，破壞中國統一的陣線，我們却都委屈求全的忍受了！這忍受，決非我們所甘心樂意，可以說，我們每次都是不得已地忍受的。然而，這還不足滿足你們的慾望，我們委屈求全的退讓，反更滋長你們變性的瘋狂。你們的那樣狠狠的打了幾個耳光，却連哭也不准我們哭一聲，還硬要我們「笑臉相迎」，反賠不是，你們想，這是人能忍受的事嗎？！

你們的軍用飛機可在我領空任意飛翔，你們的正規軍隊可以在我領土任意橫行，你們的潛艇船隊可以在我領海任意遊弋，你們的鐵甲車可以在我國內任意示威，你們的官兵可以任意扣留我們的交通車輛，你們的貨物可以任意在我國內走私，你們可以任意指使浪人破壞治安，你們可以任意逮捕中國官吏，總之，你們可以在我中國任性所使，小大由之，肆無忌憚！然而，你們還要怪中國人不爭氣，缺乏與日本親善提攜的誠意！你們想，你們伸出這樣一隻有刺的辣手，我們怎樣敢來緊握呢？

反過來，你們假如受到我們現在所受的一點侮辱，只要一點，你們便要小題大做了，你們對中國是怎樣咄咄逼人啊！

我們被逼得退無可退，忍無可忍，祇有出于不退不忍

，死中求生的一途。我們不否認「抗日」已成爲中國人民上下一致的事實，但是這個一致的事實之造成，還得歸功于貴國一貫的侵華政策，沒有你們那樣積極的侵略與壓迫，我們決沒有今日這樣一致的精誠團結。你們常會提出中國抗日情緒高漲的彈劾，然而我們自己始終還認爲沒有這種高漲的抗日情緒，我們相信果有這種像你們所宣傳的情緒之高漲，你們決不敢再存着，不，再有着「得寸進尺」的壓迫了！我們每每見到同情于我國處境的外人詢問「中國爲什麼連領土被人侵佔了也不抵抗」時，便面紅耳赤的無詞置答。以前，我們很清楚的認識自己還沒有這種「抵抗」的力量，所以我們還祇有，祇有暫時委屈求全的忍讓！

然而，現在真已逼到忍無可忍，讓無可讓的地步了！如最近發生「汕頭事件」，甚屬細微，而你們又要虛張聲勢，大調兵馬。你們真是逼着我們走上「無路可走」的最後之路。

由此可見中日間這條隔離的鴻溝，在事實上沒有真正的「重新認識」，決無填平之一日，這鴻溝的無法填平，日漸擴大，因是中國的不幸，然也決非日本之福啊。

如何來填平這條中日糾紛的鴻溝？這是日本的責任，尤其是日本軍人的責任。平心說，我們已經盡了最大的最後的努力了，我們政府真是用盡方法用盡心血來從事于維持東亞和平的最後最大的努力，可是你們呢？

只要你們軍部，軍部一些比較急進的激烈份子，能夠

「重新認識」中國愛好和平的誠意，只要你們能真心覺悟並做到保全中國領土的完整，只要你們能相見以誠，「共存共榮」，我想這條不可抹殺的鴻溝也即可以填平的，在你們僅一舉手之勞啊。

然而，你們決不肯輕易舉手，來填平這中日糾紛的鴻溝，你們還是認為「只有征服中國，才能繁榮日本」，所以你們還是主張採取對華一貫的強硬政策，可是你們真的征服了中國，便會繁榮嗎？我們的東北四省在名義上雖保持著偽滿洲國，事實是全在你們的統治勢力之下的，試問你們統治了我們的東北後，究竟已經「繁榮」起來沒有呢？

或許你們已經在意識上有這樣的回憶，但是你們總不肯豪爽的放棄這「既成事實」，你們還想更用你們的舊公

式來製造新的「既成事實」！你們是不是非逼中國走上絕路不可？然而，有些事也許會跳出許多公例以外的，你們真是逼得中國退無可退忍無可忍的時候，中國終有不退不忍的一天，我們縱決不憑一時熱血的衝動，但也不致永恆的忍受着不動！所以怎樣來打開中日沉悶的僵局，解決中日新舊的糾紛，全在於你們真正的「重新認識」之覺悟，把一切的失地交還給我們！我謹以無限熱忱來企求實現這覺悟。

記得蕭伯納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誰甯願喜愛那『征服他的城』，而不喜愛『他所征服的城』呢？」然而我們却已在「征服他的城」裏過着好幾年悲痛的日子了，你們相信我們會這樣永恆的過下去嗎？

愛爾蘭問題的烏瞰

陳義伯

「在大不列顛帝國中，與加拿大自治領，澳大利亞聯邦，新西蘭自治領及南非聯邦佔有同樣的憲法地位」，是不能使愛爾蘭人滿足的，因為他們早已存在一種觀念，如他們過去的政治領袖巴爾都所說的：「愛爾蘭不是大不列顛帝國地理上的一部份，愛爾蘭是獨立的國家。」這次愛爾蘭公佈的新憲法，居然恢復愛爾蘭的古名，與英國斷絕聯繫。在倫敦經哲姆士宮所舉行的英帝國會議，南愛自由

邦拒不參加，愛爾蘭人已不承認他們是大不列顛帝國的一分子了。

愛爾蘭問題之嚴重化，固然是在一八〇一年英國國會通過了統一案之後，但自從英國征服了愛爾蘭以來，愛爾蘭問題，不知已耗費了倫敦政治家的許多心血。被征服的克勒特民族，對於英格蘭人的統治，自然早懷有歧視的心理，而經濟與宗教的壓迫，更促成兩民族間的仇恨，愛

爾蘭問題之所以歷數百年而不能解決，並不是僅僅乎限於政治的原因。

十九世紀的時候，「窮困如愛爾蘭人」一語已成了歐洲一般人士的口頭禪。可憐的愛爾蘭人，終年在飢寒交迫的生活中過着他們所僅賴的食糧馬鈴薯，有時還要斷絕不濟。他們之所以陷於如此的窮困的情況，當然是由於英國的壓迫。愛爾蘭大部份土地，以前因英國的征服，就逐漸轉移如英國人所有，而十六十七世紀之間，迭次對英反叛的結果，全部土地都被英國人沒收了，盡淪為佃農的愛爾蘭人，於是成了新地主剝削的對象。

領有大部份土地的地主，都是住在英格蘭，他們只斤斤於每年自己的收入，對於愛爾蘭佃農的生活，一概漠不關心。為地主經營地租的人，要討好於地主，無疑的對於佃農的壓迫苛勒無所不用其極。地租的高貴是不用說了，並且還可以任意增加，這個農是沒有法拒絕的，因為他們有隨時被驅逐的危險。如果荒年發生的話那在剝削下的佃戶只有走到餓死這條路上了。一八四八年的時候，愛爾蘭餓死的農民，竟達成千之數，「四十七的黑年」慘痛的俗語，在愛爾蘭人口中，是帶有對英國無限的憤恨。

宗教問題，也會引起英愛兩方激烈的衝突。愛爾蘭人是向奉天主教的，英國為信仰的不同，所以就在法律上壓迫他們宗教的自由。無論在經濟上政治上或教育上的權利，天主教徒都受了嚴格的限制。英國有一位法官會說：「法律不准國中有一個愛爾蘭的天主教徒。」於此，我們已

可想見當時的情形了。英國安格利根教會的教士們之供養，還要窮困的愛爾蘭人繳什一之稅去維持。操縱着政治權力的都是新教徒，他們更可以利用政治的力量，加緊宗教的壓迫。

在長時間的愛爾蘭人為經濟宗教不平等之反抗奮鬥的結果，愛爾蘭的國教分離案，與魏德翰議案，先後於一八六九年及一九〇三年在英國國會通過了。固然由於這兩件新案，愛爾蘭的宗教問題與土地問題都有了完滿的解決，可是英國人壓迫的夙恨，已深印愛爾蘭人腦筋之中，他們仍然想在未經解決的政治問題中，發洩數百年來的積憤。

愛爾蘭原來是有自治權的。因為一七九八年的獨立革命，給了英國很大的忌慮。為了防範未來的革命風潮，不得不採取高壓的手段，所以就有一八〇一年統一案的通過。由此，愛爾蘭原來的國會取消了，而在英國國會的上院增加了愛爾蘭貴族二十八名，下院增加了人民代表一百名，愛爾蘭人對此當然不同意的，於是自治運動，成為十九世紀以後的愛爾蘭問題的中心點。

發起愛爾蘭自治運動的，還算是巴納爾。在他以前，愛爾蘭曾經起了幾次的獨立革命，但都不久就被英國的軍警力量鎮壓下去了。當時巴納爾看清了愛爾蘭獨立時機還沒有成熟，所以就主張自治。因此，一般人都批評他不是激烈的革命家，然而他確有深遠見地。

由於奔走呼號的結果，巴納爾所領導的愛爾蘭自治運動，竟然得到一般的同意與同情。然而愛爾蘭問題之能在

英國政府上有這般大的影響，還得歸功於英國大政治家格勒斯吞。他本來對於愛爾蘭是懷抱同情的，在他的言論中，曾經嚴厲的批評英國對愛爾蘭的傳統態度不對的。並且，他當時在政治上想得到愛爾蘭國民黨的聲援，所以就答應實際贊助自治運動為條件。不過，在進行方面，是萬分困難的，因為當時反對愛爾蘭自治的空氣是很濃厚的。如果愛爾蘭實行自治，操縱政治力量的當然是天主教徒了，宗教的成見使各地新教徒不能不反抗的。愛爾蘭的厄爾斯得，大部份住民都是新教徒，並且他在窮瘁的愛爾蘭中，算是最富庶的區域，在自治以後，所有捐稅勢必加到他的身上了，這是他不能不顧慮的，所以反抗自治的呼聲，特別的熱烈。於是，不列顛帝國政府有所藉口了，尤其是保守黨認為愛爾蘭自治運動是與帝國敵對的行為。一八八六年格勒斯吞的第一次的愛爾蘭自治條例在下院宣告失敗了。他的第二次提案，於一八九三年在下院提出，經過激烈的爭辯，算是通過了，但上院又把牠否決。此後十餘年英國都在保守黨當政期中，愛爾蘭自治問題就無形沉澱了。

愛爾蘭自治運動，當一九〇六年自由黨執政以後，又死灰復燃。一九一〇年選舉的時候，首相阿斯奎為需要愛爾蘭國民黨的援助，就答應盡力促成自治運動。於是，第三次的愛爾蘭自治法案，於一九一二年在下院通過了。雖說上院又予駁掉，可是在兩年之內，這法案又連續通過三次，依照一九一一年國會條例的規定，也可以生效的。

一九一四年夏季，這法案就成了法律。

英國政府當時滿望這自治法案的通過，可以結束了愛爾蘭自治問題，那知又引起愛爾蘭內部爭鬥。因為厄耳斯得是反對自治的，而南愛各郡則主張自治範圍應包括愛爾蘭全部。那際，解決的辦法，祇有戰爭了。當這法案準備實行的時候，雙方都開始動員。正在這千鈞一髮之際，歐戰突然爆發，這消息傳到倫敦國會，厄耳斯得與南愛的領袖們，爲了顧全大局起見，當即向衆宣布在大戰期，效忠英王。愛爾蘭自治法案的實施，因而暫行停止。

這裏，我們不能不提到愛爾蘭的新芬黨。這黨是於一九〇五年由新聞記者葛雷斐發起組織的，他的主張，要愛爾蘭完全脫離英國，自治運動，並不是根本辦法。這極端愛國主張，深得過激份子的擁護。大戰期中，新芬黨員逐漸加入實際政治活動，不久就與由國民黨分出的一部份激烈份子所組織的共和黨聯絡一致。一九一六年的復活節在都柏林發生的叛變，就是新芬黨的傑作。固然這叛變不到一星期就被英國撲滅了，可是一羣領袖的鎗決，和千萬男女的捕押更加緊了愛爾蘭人的愛國情緒與仇視英國之心理。

一九一八年不列顛國會的選舉，主張自治的國民黨因不滿於一般愛爾蘭人獨立的情緒，因而失敗，偏起而代之的，當然是激烈的新芬黨。當時當選的新芬黨員都拒絕出席英國議會，另在都柏林組織克勒特民族會議，宣布成立愛爾蘭共和國，並舉共和黨之魁代勒拉爲總統。英國對此

當然是不能容忍的，於是戰爭開始了。雙方軍隊都充滿着殘暴的行爲，到現在總留給愛爾蘭人極悲慘的回憶。

爲了想結束這不幸的局面起見，英國議會於一九二〇年又通過了新的地方自治案，以更多的自治權力，期使愛爾蘭人能中止反抗行爲。但是這法案規定南北愛爾蘭各設一議會，這是南愛各郡所極端反對的，何況他們獨立的情緒，更非僅僅賦予自治的權力所能滿足。南愛爾蘭拒絕了這新法案之後，英國政府於是不能不另謀解決的途徑，因於一九二一年六月召集愛爾蘭代表，在倫敦舉行會議。這會議討論的結果，成立了愛爾蘭自由邦所由產生的和平條約。依這條約的規定，愛爾蘭在憲法上是自治領的地位，可以自由組織軍隊，但其數目與英國有一定的比例，而各海岸則歸不列顛艦隊保護。至於尼爾斯得之加入，自由邦或另設政府，由她自由決定。

尼爾斯得立即接受和平條約，但她不願參加愛爾蘭自由邦，於是另外成立自治政府。可是南愛爾蘭對此則意見分歧。代勒拉站在反對的一面，當愛爾蘭國會議決接受這和約的時候，他就辭去總統職務，率領着一部新芬黨同志，從事反抗工作。但後來他們的搗亂暗殺行爲給南蘭民衆很不好的影響，因爲失却民衆的擁護而莫能爲力，於是不得不讓步了。

當愛爾蘭國會接受和平條約，不久以後，就有臨時國會的召集，這臨時國會，選舉了科格累甫爲總統，並擬定了一種憲法。一九二二年英國國會全部承認了這憲法，並

於十二月六日，由英皇喬治第五正式宣布愛爾蘭自由邦成立。佔領愛爾蘭歷有七百多年的英國軍隊，完全由新的自治領撤退出來。愛爾蘭問題，由此得了暫時的解決，直至一九三二年，英愛間尙稱相安無事。

然而，愛爾蘭人畢竟不是得到自治而滿足的。科格累甫執政期內，一切經濟建設都有顯著的成績，愛爾蘭人在得到相當的繁榮與穩定以後，又逐漸注意於民族獨立問題。領導獨立運動的代勒拉，因而得到一般的擁戴，於一九三二年選舉中，遂繼科格累甫而爲總統。他上台以後，就廢止議員對英皇效忠宣誓的規定，並停付對英地租，事實上南愛自由邦已等於脫離英國而獨立了。

這次新憲法的公佈，不過是想在法律上確定愛爾蘭獨立地位。據五月一日倫敦哈瓦斯電：「此次憲法最注目者有二要點，（一）愛爾蘭此後不再擁戴英王爲國王，且可不必徵詢國王意旨，而自行選擇其政制，並自行決定其對外之地位。（二）愛爾蘭民族領土當將南北愛爾蘭全部，囊括其中。」那麼，「愛爾蘭國會議當與英國斷絕最後之聯繫」了。

不過，愛爾蘭要完全脫離英國而獨立，是否可以達到目的，自然不能輕易的推斷。可是這新憲法無論英國是不會贊同的，而其規定愛爾蘭土地包括北部在內，厄爾斯得恐怕不能接受。如果代勒拉必欲實行的話，則愛爾蘭內部的事變或許會發生的。所以，愛爾蘭問題的前途，未必十分順利吧！

日本內在的危險

王文耕

二十世紀的世界大舞台上，有兩個善於叫座的傑出色，他們雖然所演的劇目不盡相同，但那種出來的身法和驚人的腔調，却是不相上下的。近代史中所有新奇的紀錄，差不多都是他們一手造出來。這兩個國家，不消說，一個是德國，一個就是日本。

日本，我們都知道它是一個新興的暴發戶，六七十年前他還在喘息於列強的鐵蹄之下的。但自維新以後，基於國民性的偏激，蠻幹，和進取，國勢竟一日千里的在突進着。現在，他不惟雍雍然躋入五強之列，且更進而欲執盟東亞，使血紅的太陽旗遍揚于中國的每一個角落。民國二十年以後，先則以武力擄去我東四省，繼又巧施技倆，造成今日冀察的特殊局面。

他們這種不顧一切地發動這種駭人聽聞的侵略行爲，並不足以證明日本國內的充實，反之處處潛伏着嚴重的危機，處處透示着各集團間相互的矛盾。這從他們統治與被統治階級兩方面都可很明白地看出來。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 統治者

在日本，無可諱言地，資本主義經濟恐慌的惡流，已經逐漸擴大，這種現象反映到政治軍事經濟上去，就必然

地形成了三方面相互錯綜的矛盾。他們爲了本身的利害關係，遂不顧一切地和其他勢力角鬥。目前的日本政府，便是這羣政黨，元老，軍部和財閥的擂台。

近六七年來，武力侵略的政策顯然已奏了實效，中國將近五分之一的土地被他們血不染刃的擄去了，這當然是筆大的收穫。軍部的氣燄日益囂張，在法西斯主義的烟幕下，他們明白地標出了反對政黨政治的口號。爲了要增加廣大的預算，他們不惜以高壓的手段，強迫財閥去追認。在這種極端的情形之下，基于各自利害的關係，政黨財閥和元老走向一條路道上了。

在過去，日本的財閥和軍部本是賴共同合作以相互滋長生存的。財閥需要軍部以武力開拓殖民地，以發展資本勢力，而緩和國內資本階級與勞働羣衆的對立，軍部亦需要財閥供給軍費，擴充軍備，以實現其在國防上的抱負，即強化國防。可是軍部盡量擴張其廣大軍費，使財閥對於軍費的供給感到困難，兩者相互依存的關係，便要發生裂痕了。近年來日本財閥和軍部間的衝突日趨尖銳化，便是基于這種原因。

當財閥元老和政黨組成的聯合陣線與武力膨脹政策下的軍部相互尖銳衝突的時候，必然地要激起特殊的政變，

「五一五」，「二二六」，與上年山不抄傳出的神兵隊事件，便都是這樣產生的。

最近數月來日本政閣的遞嬗，由廣田內閣崩潰，到學垣組閣流產，以至最近林銑內閣的總辭職，可知這種三角的衝突，仍在嚴重地續演。

至於現內閣的傾向，一方既須受軍人法西斯的劫持，同時又不能脫離財閥的羈絆，在大體上仍當是左支右絀地蹈襲廣田林銑內閣的成規，而為一緩衝的中間派。因此，他的壽命，早為政治八字所注定，不容我們樂觀的了。

我們知道，政府是一國的首腦，國家的動向和言行取決於他，國民的運命和活動的範疇也全在他的掌握。而日本政府，如上所述，其內在的矛盾是那樣的嚴重，且以現狀觀之，這種軍部財閥政黨間的三角戰，此後只有愈演愈烈，決不會減輕，目前林內閣之倒台，可以證明了。

二 被統治者

在日本的被統治者是農人和工人，他們是社會的基石，他們佔全民的最多數，因此，我們只將此二者的情形提出討論一下。現在先說農人。

幾年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雖因以偏激的少壯軍人派為中心的法西斯勢力的極度膨脹而大奏功效，但下層社會的羣衆，尤其是小農階級，却並未因此獲得絲毫利益，據日本某統計機關的統計，在一九三三年中，官方和小農發生的衝突有三三八四次，翌年則增至四千餘次，前

年，則更增至四七〇〇次，去年更較前年增加，這種與日俱增的反抗現象，很明白地告訴我們，他們的侵略政策對於下層的工農絲毫無益，並未能減少下層羣衆的痛苦。

衝突的原因，不外：第一，十數年來，日本社會已漸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都市的上層統治是資本家，鄉村的上層統治是地主，使貧苦的工農們，感受生活的壓迫，過着牛馬的生活。第二，年來，因為軍費的過度膨脹，政府只管增加賦稅的數額，不計人民的疾苦。在九一八事變以前，日本農民每年直接負擔的賦稅額，每家平均達九十九圓餘，若以每家五口計算，每人須負二十元，即日本農民賦稅的負擔，實佔其所得的百分之三十六。至一九三五年，農民對於賦稅的負擔，更增至每人二十三元，且在這一時期中，工業品價格較農產品價格上漲，因此農民在賣出農產品與買入工業品的一轉回間，遭受了極大的損失。這不啻又多加了一道催命符。此種嚴重的情形，若任其長此繼續下去，前途是很可悲的。

其次，日本的工商業，自明治維新以後，已呈着振興的姿態，但彼時以歷史關係，還談不上與歐西相競爭。歐戰爆發後，各國都傾全力於戰事方面，這實給日本以發展的好機會。然而工業的發展，招來了資本主義的經濟恐慌，於是使許多工廠歇業了，許為新興的資本家拆台了！社會上又平空添了無數失業的工人。雖然日本政府竭力挽救此種恐慌，但失業的工人，却仍有許多找不到工作。據日本政府的統計，一九三一年失業工人的總數為四五五。

〇〇〇人，至上年則已減至三六〇・〇〇〇人，這種情形雖略有好轉，但失業的數字都仍是很驚人的。

至於工人們的工資，近年因逐年低落的結果。已僅可勉強維持生計。若以一九二六年的工資為準，在一九三一年。減低百分之八・七，至一九三四年已再減至百分之十七。至前年則更減至百分之十九。工資不斷的減低，但國內物品的價格，反在逐年的增加。若以一九一三年東京的批發價格為準，則一九三一年較之增百分之十六，至前年則已增至百分之七十九。這種貨價日高而工資日落的矛盾現象，當然會引起下層羣衆的生活之不安，因而近幾年來，廠方與工人的衝突，月必數起。據說有一年，政府爲壓制此伏彼起的工潮而大施逮捕工人，結果被捕的竟達五萬餘人之多。這個驚人的數目，可昭示出日本勞資兩方面的

衝突是如何的嚴重了。

如上所說，日本社會的基石——工農兩方面，均已發生了動搖，而且與統治者立於不相妥協的地位，這是如何嚴重的現象啊！

從以上的分析看來，我們深深地感覺到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者與民衆間已經起了動搖和分化，而且此種動搖和分化，現正猛烈地展開着。他們之所以不顧一切地侵略中國，只不過是軍部和法西斯愛國主義者組合的急進派，盲目蠻幹。實則，前途上正潛伏着莫大的危機，此種危機一朝爆發，可以使日帝國主義者死亡！

中國爲了整個民族的生存，應該堅決對日抗戰，日本內在的危機正多，我們當更有充分勝利的把握。

談談英皇加冕典禮

譚輔之

不久以前世界最惹人注意的新聞，大概就是英皇加冕典禮了吧？還不說倫敦，有兩百多萬人去湊熱鬧，全世界的冠蓋都集中在那裏，準備了不少的時間，用去了不少的金錢；就是世界上各地方，都是瘋狂地慶祝，連中國也是高興得很，單以上海的跑馬廳，外灘，南京路的擁擠情形來看，也就「歎觀止矣」了。

一個新君即位，在歷史上也是見慣不驚的事情了。在

其本國內，要熱鬧一番，慶祝一番，倒也無足奇怪，而鬧到全世界都這樣如醉如狂，這似乎令人不解。在封建時代，皇帝爲萬姓之尊，君權高於一切，一個新君即位，倒還值得注目，但到了二十世紀的現在，民主主義已開了這樣多年，而共和政體已經成爲一般的政制組織的時代，少數的君主政體，照道理說，是已經成了歷史上的殘遺，政治上的一種盲腸了，然而還要大吹特吹，像煞有介事一樣，

這不能不令人奇怪。同時，在這次的大典禮中，又重新把中古時代的許多陳腐的寶貝，通通搬出來裝璜，扮演在這二十世紀，也不能不說是一種陳古的新聞。

爲什麼這次加冕典禮這樣熱鬧呢？爲什麼世界其他許多小國的君主國家的加冕典禮，又相形見拙，而無人過問呢？這是由於英國是一個大國。大英帝國，雖然他的皇帝的威力實際并不出白金漢宮，然而帝國的經濟力，政治力，軍事力，則是鎮攝着五大洲的。不惟他的屬土，自治領，殖民地，委任統治地，是被統治在他的旗幟之下，就是其他各小國，各弱小民族，都直接間接是他的被支配者，同時，就是與可以抗衡的各大國，也不能爲他所左右，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大英帝國的皇帝加冕，當然是該全世界來慶祝的。

也許這也是一種原因吧？現在世界上的王國，除了意大利和日本兩個大國外，其餘大國都是沒有君主的，各小國，以阿比西尼亞之類，就有君主，也不在世界紳士們的眼裏，就是被人家趕走了，把國土給他搶奪了，也不算一回事；又如滿清的溥儀皇帝，雖然身爲皇帝，也自「稱孤道寡」，但究竟是個傀儡，受不得全世界人的愛戴。還是這位大英皇帝，才足以威加宇內的。大英皇帝在現在可以說是歷史上遺留下的最好的陳列品，我們全世界的人們，怎不景仰他呢？

不是聽說，大英帝國的各自治領，已顯出有分崩離析的痕跡嗎？大英帝國的殖民地太寬了，統治起來也頗不容

易。如果不是大家在名義上都來擁戴一個共同的最高無上的君主，更是不易維繫人心，所以這次英皇加冕典禮，不惜大爲鋪張，一方面也表示着大英領土的所有區民之愛戴，而一方面也顯示給其有離心力的屬土看，使之覺得我們的皇帝真可推崇。同時，在典禮進行中，也表現出不少的軍威，如海軍之操演連長幾百里，陸軍陣勢延長到幾十里，使各殖民地的代表，怎不感到莊嚴威武，而自知戒懼呢？

世界上的裂痕，也日漸不能掩飾了，這樣和平會議，那樣經濟會議，都是不歡而散。現在我們趁着大的祝賀的歡宴之中，又趁着各國冠蓋雲集之際，我們不是可以把各項問題，拿在這裏來磋商磋商嗎？

經濟不景氣，現在已無法醫治了，失業，破產，也無法彌補了。然而，在這莊嚴燦爛的霧縷之中，總可以遮飾遮飾深痛的創痕，在這騰歡鼓舞之中，總可轉移痛苦者的感覺，讓他們也看看熱鬧，不要陷於悲觀憤怒的情緒中。

所以，英皇加冕典禮之這樣誇耀，是有理由的。

然而不幸得很！正在萬人空巷慶祝大典進行之際，而就在倫敦，來了電車的大罷工，又來了各業的大罷工，還是如何不「懂竅」，偏偏要來做這大煞風景的事啊！這同那「天公不作美」要來一下「大雨滂沱」一樣，但是，這也可以看出：不怕在這裝璜鋪設，誇張彌補的大慶祝之下，還是不能消解掩飾痛苦的創痛，同時也不能遮蓋大英帝國的腐爛的腐爛。

還有不技巧的，就是愛爾蘭，他們不惟不附和慶祝，他們反而做了許多的惡作劇，要來一個反宣傳，不承認喬治是他們的新君，他們要的是自治，而不是那頂王冠。同時，像愛爾蘭這種情形的，我恐怕還不少吧？

更有「不識相」的是意大利，在舉世都在捧戴英君的時候，他們才不派一個代表參加；在舉世的報紙，都以特號標題，刊載整幅的時候，他才隻字不提。這完全成了一幅滑稽的對照畫。意大利爲什麼不參加慶祝呢？未必大意帝

國就沒有皇帝嗎？原來你們的皇帝在被宣布爲阿比西尼亞皇帝，成爲大皇帝國的皇帝時，英國也是淡然置之呵！原來你們才是在報復呢！

我們這次殖民地的中國對於這次英皇加冕，應該有甚麼感想呢？我們的表示是怎樣的呢？我希望我們切不要只是到跑馬廳去看大洋人操演，只是去接接熱鬧，觀觀光，他們歡樂他們的，這同我有多大關係呢？

蘇 聯 勞 働 者 訪 問 記

王 鍾 英

當我們在休息時間，去訪問加里寧·弗列塞爾（削裁機）製造工場內的一個史泰哈諾夫主義者其赫·維斯基洛夫氏的時候，他向我們這樣的說：「因爲工場是太叫囂得不能談話了，請你們到我的家裏去坐坐吧。」

他同他的妻子孩子是一塊兒的住在一個附屬於該工場的公寓裏面，所以從這兒去，是非常近的，大約十五分鐘過後，我們統被導入一間很整潔清爽的待客室內。其赫一面用電爐子在準備燒茶，一面向我們說：「因爲史泰哈諾夫運動的庇蔭，我是得到了各種各樣的收穫，如像這間待客室，洋服衣櫥，收音機，及其他新傢俱等……，我們底工作能率，如果同在史泰哈諾夫運動以前相比較，那嗎，是已經增加到了兩倍以上。」

他一面的這樣說着，一面又回憶着過去的情境。

在一九三二年工場還不能很充分的開始工作的幾個月前，他是跟着木匠的職務來到這兒的。當時他恰值二十九歲，工資每月是一七〇盧布。一九三四年，他是做的旋盤工人，於是在那年的年終，他底工資已經加到了二六〇盧布，至一九三五年，又增加了二八〇盧布了。

他又繼續的說：「今年的九月，史泰哈諾夫運動是已經開始了，我們底工作，因爲是依着合理化的進行，所以到現在，我們底工作能率，很快的增加到了從前的三倍，四倍乃至五倍，這，是非常令我們驚喜的。現在，我們毫不費力的去完成我們每日的工作標準二五〇%乃至四〇〇%，這樣，我們除了領得各種獎金外，單是工資平均下來

，已經增加到了六〇〇盧布。」

他正站在電爐旁邊燒茶的時候，他的妻子娜達夏·維斯基洛夫同她底孩子秀娜一道兒從外面回來了。

她向我們應酬了幾句，不久，她說：

「從秀娜生下地來的時候，我就到工場裏做工去了。

因為我是非常討厭在家裏面的，但是，我對於工場的工作，却感到十分有興趣。秀娜成天兒放在幼稚園裏，他們每天除了用三次餐外，還有幾小時的晝寢及各種的遊戲。所以，凡是同我們一樣有孩子的家庭，只要把孩子送到幼稚園去，就可用不着一點兒照料了。」

「對於幼稚園，你們是負擔繳納多少經費呢？」我們問。

「一個月是五七盧布，計算起來，孩子一人全部費用是一二〇盧布，可是其中有六三盧布是由勞働組合給我們負擔的。」

她後來從洋服衣櫥內，取出一件未完成的洋服同針線。她這樣的向我們說：「很失禮，我現在準備來完成它，因為在今年的夏天，我們有一個月到鄉間療養院去的豫定，原因是我的身體太壞，所以勞働組合每年中，有一個月的時間允許我那兒去休養，那個地方是純粹免費的。」的確，她的過去生活是非常的痛苦，所以這對於她底健康，是給與了很大的影響。她底家庭，一共有十三個人，但是全部的都靠她父親所僅有的工資過活。處在這個悲慘境遇的娜達夏，特別的感到了生活的艱苦，所以在她十

二歲的時候，曾一度的企圖服毒自殺。這樣，她底身體，從此遂受到了莫大的刺激。

在工場中，她們是約莫有一百多個勞働者，一同在工場附屬底特別食堂內，每天吃兩餐飯，食費每月是一四二·五盧布。不過娜達夏她只負擔五七盧布，其餘的是由勞働組合替她支付。

她又向我們說：「當我初到工場內作工的時候，我一點甚麼也不知道，完全是一個愚魯的女人，可是到了現在，工場二百四十二個機械的構造，我都完全透澈的明瞭了。我，現在正是做着機械的上油工人呢。」

我們看一看維斯基洛夫家庭的實際收入，全部是有好多呢？

其赫每月平均的收入有六〇〇盧布，他底妻子的收入有二五六盧布，合計起來為八五六盧布。但是他們除了正規的工資而外，在一九三五年中算來，他們是得到了如次的特別獎金：

- 一、娜達夏——因為節省煤油的關係，每月平均可得到六〇盧布的獎金，一年總額約有七一〇盧布。
- 二、娜達夏——一個月的免費休養，其價格約值五〇〇盧布。
- 三、其赫——一個月「休養之家」的長期免費卷，約值三六〇盧布。
- 四、兩人——得到十六次的戲票，這即以最低的估價，也有一六〇盧布。

四、娜達夏——食堂費減少六〇%即是每一個月可節省八五·五盧布，這樣，一年即可節省九四〇·五盧布。

六、兩人——幼稚園費，每人每月為一二〇盧布，但是他們有五七盧布不必自己納出，所以，每月只支出六三盧布，一年可節省七五六盧布。

七、娜達夏——在去年中得到了如次的獎金：

1. 由勞動組合贈與書房用具一套。
2. 五〇盧布的獎勵金。
3. 一〇〇盧布的獎勵金。
4. 由工場管理局所給予的六〇盧布獎金。
5. 由勞動組合所給予的一〇〇盧布獎金。
6. 秋大衣，冬大衣，鞋子二雙。
- 8、其赫——得到兩次七十五盧布的獎金，合計為一五〇盧布。

因此，他們在實際上，除了工資而外，每年還可得到三、八九六·五盧布，年均每月可得三二五盧布的特別收入。若是把他們二人每月所收入的工資八五六盧布加上，那嗎，他們每月的收入總額，合計起來，即為一·一八一盧布。這樣比較起來，是超過了他們底實際工資底三九%。

他們除此以外，尚還享有其他的特殊權利。

——譯自日本評論

本刊第二卷第八期目錄

內外兩週	多難的西北	中國農村經濟的改造問題	西亂發生後的葡萄牙	德國在摩洛哥的勢力	蘇聯的國防經濟	青年修養	怎樣處理社會生活	軍事漫談	關於飛	控制華北的日本特務機關(華北通訊)	旱災下的川北(四川通訊)	總理逝世紀念日在廣西(梧州通訊)	生財有道(小說)	無題一章(青年習作)	近衛文磨(人物誌)	小情報四則	亡省的滋味(讀者信箱)
	幼	丁逢白	陳義伯	克甯譯	真理報		陸印泉		吳口夫	逸	仲	卓	陳	陳	陳	差	讀者編者
	吾	白	伯	譯	報		泉		夫	梅	羽	如	如	如	雲	心	

青年
修養

一株能思想的蘆葦 (第七信)

陸印泉

以前我曾經引過巴斯開爾的一句話給你們，說：「人祇是一株蘆葦，為自然界中最微弱的東西，可是他卻是一株能思想的蘆葦。」這是的確的，人雖在社會環境和自然環境的支配下生存，但人能運用思想，來創造環境和適應環境。人和動物不同的地方，也就在這兒，例如動物中的蜜蜂吧，牠雖有某種程度的智慧，能夠製蜜建巢，而這種製蜜建巢的行為，是不是由於思想的主使呢？不是的，僅僅是由於本能。所以動物的心理狀態和人類的心理狀態在性質上有極度的差異，動物是無意識的，而人是有意識的，人有自己目的、計劃性的思想能力，在沒有做某件事情以前，早以明白：自己為什麼要去做和怎樣去做。一個人在考慮「為什麼做」和「怎樣做」的思維活動，叫做思想。

思想的作用是偉大的，人之所以不被獅虎吞噬，不給旱水所弄死，而能夠支配動物，適應自然，完全是靠了思想，因此人雖一株最微弱的蘆葦，但他永遠不給狂暴的海風所吹倒。

談起思想，你們或許以為一個人的思想可以絕對自由，像西天的晚霞那般東飄西蕩，其實真的能這樣麼？不能的，牠是有着一定的限度，這限度就是社會的環境。思想的機器是腦子，這架機器在製造思想的過程中，必須要有

原料，這原料就是社會環境。社會環境是腦子的思想材料，而思想是腦子的產物。思想是社會現象在頭腦中的反映，因此思想不能超出現實的疇範。比如在一百年以前，電影電影還沒有發明，那麼你的思想，決不能想到電影電影，即使是做夢吧，也做不到這些的，因此思想不能絕對自由，牠只能在現實的園地內自由活動。

人的思維活動叫做思想，靠賴思維活動而對於客觀環境的認識體系，叫做智識。思想和智識有着不可分的聯繫，思想是架發電機，牠能助長智識的正確的發展，但同時也是被動機，豐富的智識能滋養出真理的思想，因此兩者是在交錯的關係之下進展着時，有了思想，才後有智識，同時有了智識，然後有思想。

智識和思想既有這樣的關係，那麼構成智識的幾個條件，必同時為思想的構成條件，是無疑義的。這兩個條件是什麼呢？第一是感覺，第二是經驗。

思想是社會的反映，社會現象在腦器官上映畫一個印象的接觸，就是感覺。腦子好比總機，總機分出去有分機，這些分機就是耳目口鼻等器官，一抹狂大的風聲，一關悅耳的樂音觸到了耳朵，或一陣巴黎粉的幽香觸到了鼻管，馬上便發生了聲的感覺或香的感覺，這些錯綜什亂的感

覺匯集起來，靠了思想作用的清理，便匯成了智識的巨流。因之，感覺也是思想的原始材料。要是你是個瞎子聾子兼啞吧，一切神經器官失去了效用，你對於外界的事物，便絕對沒有感覺，那麼你底頭腦即使很健全，也不會有什麼思想的。同時思想之所以不能離開現實，也在這兒，思想是後天的，是在複雜的社會關係中，依賴種種感覺而存在的。

不過思想只有感覺的幫助，就能健全的建立麼？不會的，因為感覺的作用是不平面的，平面作用的幫助還不夠，必須要有立體作用的幫助，而經驗才是具有立體作用的。經驗是自過去到現在的無數智識的累積。經驗正像一個鳥巢，前天啣一根柴，昨天啣一根草，漸漸地累積而成的。思想有了感覺，再要有經驗，然後能存在和發展。我們把一個腦髓健全的人和外界事物分離，使他不接受過去智識的遺產，那麼這個人另獨有感覺，而不會有思想，可見思想是必須要有經驗的幫助。依因斯坦之能夠發明相對論，由於牛頓的理論和各家的數學理論，安特生之能夠發明電影電話，是由於以前已有電的發明，倘若沒有視先的智識遺產，即使十個依因斯坦和十個安特生，也不會有這樣偉大的成就的。大人物並不從天生掉下來的，把大發明家放到依斯開磨的土民裏去，不過也像土民一般，另能建築些簡陋的冰屋，捕些小動物來充飢吧了，除了這些，他們會做什麼呢？

所以感覺和經驗都是思想的必需因子，沒有了牠們，

思想便不能成立。你想，沒有衣料，怎能製衣服，沒有麥子，怎能製成窩窩頭呢？感覺是照映現實的鏡子，經驗是了解現實的鏡子，在兩面鏡子的迴映中，才能產生思想。因此，歸根結底，思想的對象是現實，牠的活動也跳不了現實的範圍。

現實是在不斷的變動的過程之中，今天是這樣，明天便那樣，甚至一分一秒裏，都有變化，世上有那一樣事物能永遠的不變呢？你說人身體的構造在不變嗎，細胞的生滅，脈膊跳動的快慢，能說牠不在變化嗎？現實在變動，所以思想也永遠在變動的過程中。以時代來說，原始時代的人類有原始的思想，封建經濟時代有封建形態的思想。我們再以個人來說吧，思想也在變動的形態之中，你今年的思想和去年的思想會相同麼？我想一定不會相同，即使你自以為相同，但實質上總有某種程度的迥異。這原因是什麼呢？一方面固由於現實的變動，例如五卅慘案發生的前後，你底排英的思想一定十分厲害，但九一八事變以後，你必放棄了排英思想，而着重於抗日了。這是證明思想是應現實的變動而變動的。另一個變動的原因，由於你認識的不同，感覺的不同和經驗的增加，處處使你對於客觀環境時有不同的認識。認識環境的過程是追求真理的過程，所以思想的變動也是在於追求真理。一個人底腐舊的思想在不斷地拋棄，同時新的思想也在不斷地獲得。思想是液體，不斷地流動，但你發覺到合乎真理的思想的時候，你便堅定地握住牠，便牠成為固體，你應永遠地信仰牠。

軍事漫談

軍火大王的雄風

向竹

大家還記得軍火大王柴哈洛夫死的消息麼？

「大王」這名詞本來流行草澤間，可是現在正是「大王」交運的年頭，瓜子有大王，燒餅有大王，醬油有大王，甚至連吹牛拍馬也都稱為什麼大王了，那末販賣軍火的勞什子，在理自應戴上「大王」的皇冠。

軍「凶器也」，火，「危事也」軍火既稱為大王，是真每王必大，無大不王矣，將來必成為大王之世界，又有何疑？

軍火大王柴哈洛夫雖已長眠地下，「一世之雄，而今安在」，可是在他手上殺死的人真不少，在他手上究竟殺死多少人，這決沒有一個正確的數字可以統計的，近幾年來的世界大小戰爭。集團屠殺，可說，多是柴哈洛夫一手造成，他一生間接所殺的真不知有幾多萬人，歐戰中所犧牲的數字，怕還屬小焉者也。因為他專推銷軍火，就非煽動戰爭不可，戰爭的唯一職責是殺人，戰爭愈久，殺人愈多，軍火貿易愈盛，柴哈洛夫亦愈豐，為要贏利愈豐，便越煽動戰爭。乾脆說，柴哈洛夫的大王頭銜，全從殺人中爭得的，所以與其說他是軍火大王，不如說是殺人大王妥當些。

這位軍火大王雖配稱殺人大王，可是讀者對於他的身

世怕還不很清楚吧。不說別的，單是他的出生地，大家便傳說不一，他自己也不會說過誕生在那裏，或許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已誕生在那裏，所以柴哈洛夫的出生地在什麼地方？現在還是一個謎！好在這是考據家的事，咱們不知道也「無啥道理」。

咱們只知道那時君士坦丁有一救火隊，救火員中有一個小子，這小子就是後來名聞天下的大王柴哈洛夫。這個姓名既非希臘文，也非俄文，更非英語，而是英俄希混合的雜種。他小時窮得沒有讀書的機會，所以才跟救火員混在一堆，大家切莫以為「救火員」是一種「仗義」的職業，那兒的救火隊完全是個流氓，乞丐，浪人的大集團，他們靠「趁火打劫」來生活，在他們灌救之先，要講妥灌救條件才動手，像我們這兒的火報警鐘都是多餘的，他們不聽警鐘的命令，是聽「條件」的命令，要是條件不妥，那非但不救，反而火上加油，大肆搶劫，他們的理由也滿對，因為反正是火燒定了的東西呢。情願讓火燒乾淨，不許讓人搶一點，這種法律，說來確是有些「暴棄天物」之嫌。

柴哈洛夫就這樣混了好幾年。後來學上幾句洋涇浜，居然當起英國旅客的翻譯，成天站在碼頭上兜生意：「要領路哦？」「要翻譯？」這樣又喊

了一些時。

他二十歲那年，一個娘舅居然找他合作開起店來了。可是賊性不改，捲款潛逃至倫敦，娘舅自然不會便這樣干休，上法院控告，控告的結果，柴哈洛夫在倫敦過了囚徒的生活，這是一八七五年的事。

柴哈洛夫進入軍火界，是始於俄土戰爭和巴爾幹戰爭。那時他主人係諾屯非爾，是個英國的小廠主，發明了戰鬥利器潛水艇，他就乘機大弄玄虛，他一面派一艘潛水艇到希臘，一面自己泛輪越地中海在君士坦丁登陸，像煞有介事的演述西臘潛水艇時土耳其的危險，土耳其當局經不得他的危言聳聽，遂即定製兩艘，以抗希臘。柴哈洛夫的錦囊計，第一次獲得了小試的成功。

但他最大的成功，要算對付馬克沁砲的事了。這幕趣劇的開演地點是在維也納，實行馬克沁砲的試驗，奧匈皇帝及高級官員都在兵工廠，試驗廠參觀馬克沁砲，不消說，那試驗的成績當然好得令人驚服的。可是大家都知道，馬克沁是美國人，不會說德語，大皇帝用德語請問他時，他却瞠目不知所答。此時有個投機分子從人堆中擠出來，幫着雙方做翻譯，不，他擠出來做「鬼」，這個投機份子就是我們的寶貝柴哈洛夫。他在場上大聲地喊道：「真好真好！世上再沒有打得過諾屯非爾砲的了。有位軍官不明柴哈洛夫的用意，反問道：『據說發明人是馬克沁，美國人，怎樣又變成諾屯非爾？』柴哈洛夫力說沒有馬克沁的事，那是誤傳的。第二天報紙上都出登試放諾屯非爾砲，衆口讚好。馬克沁倒討了一場沒趣。

柴哈洛夫因此弄到大批定單，趕「飛快車」回倫敦，叫他主人去設法收買馬克沁的新發明，結果馬克沁入了柴哈

洛夫的圈套，實現馬克沁諾屯非爾廠的合併，奠定了軍火大王的基石。

在第一次從馬德里到倫敦的火車上，他又做了一次「豔遇」的勾當，和一位年青貌美的公爵夫人曼麗小姐不特結上了「香火緣」，她還替他弄成功一注大買賣，在西班牙做成一筆一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鎊的生意，大王真有大王的手段。

大戰時，他統制着英法俄等國的軍火貿易，設立銀行，實行壟斷各國軍火業。一九一五年還領到政府津貼有一二〇〇〇〇〇〇金鎊之多，製造大砲二五〇〇〇〇門，機關槍二四〇〇〇〇挺，來福槍四〇〇〇〇〇支。戰中單是維哥斯一家便造了馬克沁式機關槍一〇〇〇〇挺，海軍砲及野戰砲二，三二八門，飛機五〇〇〇架，巡洋艦三艘，潛水艇五十三艘。

柴哈洛夫雖做了這樣大規模殺人的軍火業，但是在歐洲各國的地位還是非常高，什麼大十字勳章，武士格之類的東西，簡直成爲家常便飯了。

然而他的遺恨便是不能和曼麗小姐立刻結婚，因爲她是天主教，不能離婚，所以自火車上一度消魂後，一直祇算是「拼頭」。好容易等候那公爵死了，才公開正式結婚，其奈自己年紀已經七十五，總不免有「一樹梨花壓海棠」之感吧，結婚未二年，誰料曼麗又先短命死，還是重過孤獨生活啊。

後來有位青年自認爲柴哈洛夫的兒子，說是他拼了俄國女子生養的。他既始終不認賬，所以到死還是一個絕子孫的「寡人」大王。「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柴哈洛夫或亦有孤獨的悲哀吧？



通訊

友邦在泉州 (泉州通訊) 謨猷

我的故鄉，就是在這破舊的泉州，牠雖然還可說是個現代的都市，但一切的一切，都盡給封建的殘餘所包圍，趕不上其他城市；因此牠幾年來從未給外人來殘踏過，蹂躪過，牠似乎是個很黑胖潔淨的農婦，而未嘗引起狂蜂浪蝶的流涎呵！

但是到了現在：卻是變了，恰恰正是變得和相反，牠現在好像是個極摩登，極芳麗的時代女子，這時她是遭了無數的狂浪少年，前前後後來予以百般的引誘和招賂，實言之：牠今日的確是給許多外人來野蠻地殘踏，野蠻地蹂躪着了。自然牠的危機，現在實已不亞於廈門，或許是更有甚於廈門哩。這兒我就來說說故鄉泉州的「友邦」。

先從走私說起

走私，這盜賊的行爲，我們友邦在華南無論什麼的一個地方，都是給他無孔不鑽了，故鄉的泉州呢？那更是不能例外。

據我們所知道的：目前泉州如惠北的蕭厝和惠南的嶺窟，這幾個偏僻地方，已成爲走私最猛烈的區域了，因爲那兒和台灣的相距，在廿四小時間，一帆風

從烟台到天津 (旅行通訊) 江鳥

(一) 烟台一瞥——道鬼門關

花了兩天的工夫，買了一身疲勞，終於我的兩隻起腳的脚，把我載到這山東吞吐港——烟台。烟台是一個半摩登式的都市，它有都市的汽油味，也有鄉村的淳香。更是國防的最前線。

雖然只短短的在那裏住了兩天，但所見所聞，不無可記之價值，茲待忠實的報告給讀者：

烟台的經濟情形，在過去雖在整個世界經濟不景氣的籠罩下，但仍保持牠相當的繁榮。不幸，九一八×帝國主義大炮轟炸了瀋陽城，間接使把烟台繁榮的花摧殘了，因爲烟台大部份做的是東北的買賣。在馬路的兩旁，三四層樓的商店一家一家的倒閉，掛太陽旗的特殊貿易機關，却像雨後春筍似的增多。出品會與滬上相抗拮的紡廠，被迫關門的關門，出賣的出賣。正規的商家，受走私的影響，也多危在旦夕。總之，烟台經濟命脈，已經被一雙罪惡的手握住了。不但烟台市二十多萬人民生命線被切斷，即全魯東一千餘萬的生靈也全被牛筋扎住了脖子。烟台經濟的崩毀很快的傳遍了魯東二十餘縣。魯東的近村因此更積極的破產了。

在敵人的鐵蹄踏過了東北以後，山東在東北求生的同胞有的悲壯的犧牲了，有的輾轉在鐵蹄下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其餘大部分都被逐回鄉，五年來，一批一批總有一百萬以上。魯東本來地瘠山多，他們平日依賴着東北而生活，東北是他們的生命線。離開了東北，就等

順，即可朝發而夕至。而且那里皆是漁民，家家戶戶會各備有漁船，所以從此者，現在已是多乎其多，他們所運的私貨其所經過的路途，就是：從附近的蚶江崇武等農村運進，到城里去，或由仙遊而達閩北等地，其次，如安海東名，這些地方也是靠近海濱，所以走私在這里，尤是猖獗，其銷路方面呢？不外於新南門外。在塔頭和青陽等處，吾人所知道的：都各有秘密走私機關的設立。此外泉州的塗門外，在法石和前埔，那兒也多屬漁村，漁民給友邦利用，棄其本業而從走私的；尤為不可勝數。

至其他的幾個地方如金井、塘東、園頭等地方的走私，也是無處不有，現在泉州城市里商店，無論是什麼，即海味、糖、綢布、尤以玩具品，完全都盡給友邦的私貨所充斥了，今日泉州的城市，真的是變了色呵！

「和尚」與「走江湖」

我們要知道友邦在閩南，用盡千般萬樣狡猾的法子，像派浪人來煽惑我們的民衆，和來暗查我們政府軍事政治的機密，最近泉州竟也發現起了——就是在這破舊的古城裏，不特和尚是增加了不少，而且那「走江湖」的，更是不斷接踵而到，和尚分頭到城里或鄉村，無論是地方的什麼機關，他們都上前藉捐緣之名，而行其間諜之實，深入人家去。尤多用盡種種麻醉的言語，大施地吹佈。至於「走江湖」他更無處而不入了，在泉州無論是東門外、南門外、北門外、西門外以至塗門外或新門外，這都是到處可以看到，他們

於葬了他們全家的一生。人有樂意睜着兩眼餓死的嗎？當然沒有。於是他們為全家的生命，仍得冒着極大的危險去找生活。被逐回來又去，去又逐回來；這樣川流不息地從煙台過來過去。

××人瞅上了這筆買賣，於是在通商口岸設立了機關：凡是到東北去的人，一律要領「入國證」（山東煙台龍口皆設）否則就不許登岸。

在煙台賣「入國證」的是××人設的大通公司。凡去東北的人，必須由客棧領着到大通公司掛上號，同時發給一張紙條，上印着號數，取「入國證」的日期。其間至少要隔三天或兩天。屆時再由客棧領去，接着編排號碼排成隊，然後依着號數受他們這樣審問：

第一個中國人問：

「叫什麼名字？」

「那裏人？」

「多少歲？」

「家裏有媳婦沒有（妻子）？」假若你說有的話，走狗們不高興

時會說：

「家裏去搜着媳婦過快樂日子吧！」說沒有的話他也會說：

「沒有媳婦出去不會幹好事的，滾！」這樣打了下來，三天內沒有再領的機會。萬幸挨過這一關，還要問：

「到什麼地方去？」

「做什麼活計？」答覆這個問題，都說作工，因為××人取締商人，說營商的話，想通過這關真比登天還難。如果你說是去做苦工的

，他們便摸了你的手，打量打量全身，認為不合格時，便一舉把你

打下來。萬一認為合格，更要問：

順，即可朝發而夕至。而且那里皆是漁民，家家戶戶會各置有漁船，所以從此者，現在已是多乎其多，他們所運的私貨其所經過的路途，就是：從附近的蚶江崇武等農村運進，到城里去，或由仙遊而達閩北等地，其次，如安海東名，這些地方也是靠近海濱，所以走私在這里，尤其是猖獗，其銷路方面呢？不外於新南門外。在塔頭和青陽等處，吾人所知道的：都各有秘密走私機關的設立。此外泉州的塗門外，在法石和前埔，那兒也多屬漁村，漁民給友邦利用，棄其本業而從走私的；尤為不可勝數。

至其他的幾個地方如金井、塘東、圍頭等地的走私，也是無處不有，現在泉州城市里商店，無論是什麼，即海味、糖、綢布、尤以玩具品，完全都盡給友邦的私貨所充斥了，今日泉州的城市，真的是變了色呵！

「和尚」與「走江湖」

我們要知道友邦在閩南，用盡千般萬樣狡猾的法子，像派浪人來煽惑我們的民衆，和來暗查我們政府軍事政治的機密，最近泉州竟也發現起了一——就是在這破舊的古城裏，不特和尚是增加了不少，而且那「走江湖」的，更是不斷接踵而到，和尚分頭到城里或鄉村，無論是地方的什麼機關，他們都上前藉捐緣之名，而行其間諜之實，深入人家去。尤多用盡種種麻醉的言語，大施地吹佈。至於「走江湖」他更無處而不入了，在泉州無論是東門外、南門外、北門外、西門外以至塗門外或新門外，這都是到處可以看到，他們

於葬了他們全家的一生。人有樂意瞪着兩眼餓死的嗎？當然沒有。於是他們為全家的生命，仍得冒着極大的危險去找生活。被逐回來又去，去又逐回來；這樣川流不息地從煙台過來過去。

××人瞅上了這筆買賣，於是在通商口岸設立了機關：凡是到東北去的人，一律要領「入國證」（山東煙台龍口皆設）否則就不許登岸。

在煙台賣「入國證」的是××人設的大通公司。凡去東北的人，必須由客棧領着到大通公司掛上號，同時發給一張紙條，上印着號數，取「入國證」的日期。其間至少要隔三天或兩天。屆時再由客棧領去，接着編排號碼排成隊，然後依着號數受他們這樣審問：

第一個中國人問：

「叫什麼名字？」

「那裏人？」

「多少歲？」

「家裏有媳婦沒有（妻子）？」假若你說有的話，走狗們不高興

時會說：

「家裏去攬着媳婦過快樂日子吧！」說沒有的話他也會說：

「沒有媳婦出去不會幹好事的，滾！」這樣打了下來，三天內沒有再領的機會。萬幸挨過這一關，還要問：

「到什麼地方去？」

「做什麼活計？」答覆這個問題，都說作工，因為××人取締商人，說營商的話，想通過這關真比登天還難。如果你說是去做苦工的，他們便摸了摸你的手，打量打量全身，認為不合格時，便一掌把你打下來。萬一認為合格，更要問：

幾個的漁區，已是盡給了友邦漁船侵入了，所有的漁民，因為被迫得走頭無路，不得已現在差不多已完全走入走私去了！嗚呼，泉州大好秀塗之江，現在究竟是誰家的天下了。

在那里，我們又常可發現有不少的戰艦光臨——當然是友邦的——牠不特是時駛近山邊去，或另駕電艇登陸。而且白天的攝影，黑夜又不斷把電火向各地的掃射，這真是言不勝言啊！秀塗之江啊！你現在已落在什麼人手去了嗎？

在故鄉有友邦在各處的走私，

在故鄉有友邦「和尚」與「走江湖」的間諜，

在故鄉有政治背景的朋友醫院，

在故鄉有友邦的戰艦在江流上橫行！

故鄉的泉州啊，你而今是變得什麼樣了！

二月廿八日廈門

臨浦三多（臨浦通訊） 徐世治

臨浦，除了浙江人以外，外省人也許很少知道。可是浙江之有臨浦，正如中國之有寧波，兩者的範圍雖不相同，但其重要却是一樣。臨浦曾經有一小上海之稱，可想見其商業的繁榮了。

臨浦是紹興與蕭山兩縣共轄的巨鎮，位於浦陽江邊，扼錢塘江及浦陽江的咽喉。杭州、諸暨、紹興等縣，日夜都有輪船往來；浙贛路有大站設于鎮車十堡坂。故上可以通浙東浙西各縣鎮，下可以經杭州而通

一半。（由煙台到大連坐船走十二個鐘點，到天津則用二十四，五個鐘頭。）這樣大通公司每天所剝奪我們的脂膏，總在二千元左右，因為在煙台一埠，每天到東北去的至少有五百人。一天便有二千元進款，這種剝削真夠利害了。

在煙台，販毒賣毒和走私已成了普遍的現象。朝鮮人，日本人可以公開的租了房子，明目張胆地出賣大批的毒品，中國當局莫敢奈何。所以魯東二十餘縣，早已大遭其殃，日本船每天總有幾艘駛進煙台來，大批的白糖，人造絲，像潮水般滾進，他們有着小兵船助着威，略加搜查就會鬧出亂子，所以走私的風氣在煙台已成了公開的祕密。

（二）泰順輪上——四等艙內一夕話

一個狂風的下午，天陰沈沈。一艘小型的舢板載着我離開了煙台陸地，投奔在國營招商局泰順輪的四等艙內。艙內躺着的，坐着的，都是從上海，從威海衛北航的男女老少的客人。滿滿的，實在再塞不下一個人。

——到甲板上去吧？又怕天下雨。我猶豫不決。茶房很聰明，他早看出我進退兩難：

「兩塊錢一個牀舖，睏才啥意……，茶水是我們的。」

本來不算買舖，但在這種情形下，實在不能再吝嗇了。不過睡一宿要花兩塊錢，未免過於太敲竹槓。

「兩塊錢我不要，你知道我只睏一宿，」茶房說大家都是一樣，可是人家從上海發船，我從煙台相差三天。」

結果還是化了一元法幣買下一舖牀，所謂牀，只是在麵粉袋上舖上一條板上，高高的頂着船板。不過這是茶房的餐室，周圍有五六人

各省市，交通極為便利。住戶約三千有餘；人口約在萬六七千左右。中以經商者最多，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其餘即為捕魚務農及經營各種小手工業等業。住戶在籍與方面約占三分之二，但市面則以屬于蕭山方面者較為繁盛。商業以米業進出為大宗，附近的米價漲跌，都得聽本地行情。洋廣雜貨及南貨次之。惟以地跨兩縣，政治上管理因彼此政令不同，所以時生阻礙。地方上的人民，因劃界和爭閩氣而械鬥的事情，也很不少。

凡是到過臨浦的人，印象最深刻的，總莫過于臨浦的三多——米店多，茶店多，廁所多。從這裏很可以看出一些內地市鎮的現狀和盛衰情形。

一、米店多——臨浦之所以成為重鎮，也可以說是完全由于谷米集散之繁頻。臨浦之米的來源，在本省者有金華、蘭溪、義烏、永康、龍游、淳安、常山、江山、玉山、壽昌、諸暨等縣，而尤以諸暨為多；在隣省者則有江西省之上饒、弋陽、貴溪、廣澤、南昌等處，均自贛浙路大批運米。米的銷售地方：平常批發者，以紹興、蕭山、富陽、諸暨、杭州等地為最多；零售則以紹興各鄉缺糧的鄉戶為經常顧客。如果米價與外省市相符合，那末上海、無錫等地常可以陸續銷售至數十萬包以上。臨浦的米店可以分為三等：一是完全批發的米行；二是批發兼零售的鄉貨行；三是幾升幾斗零拆的米店。在臨浦這樣一個小鎮裏面，大小米店總計不下五六百家之多！自去年四月以來，米價一度騰貴以後，今年新開的零售米店，正如

都買了鋪，相當的寂靜，我正可利用整整一天的工夫讀兩頁書。船開了，我默默地念着：有錢階級。

「別了，煙台希望在我重見你時，已健全起來了，」我登上了甲板時，船已衝着狂浪駛出了煙台港。

望望四面都是茫茫的大水，遠處點綴着三兩小島，那兒便是生長我的故鄉。

重返船內，裏面熱鬧非常，飯桌圍坐三四個人，一個短小精悍的傢伙指手畫腳講得很起勁，原來講話的人，是綏遠反正部隊金憲章部下——第二師參謀于××

「你們為什麼當初要做漢奸？」大家毫無拘束的問。

「沒有辦法。我們大多數是西北軍，馮玉祥將軍下野，轉到孫殿部下，孫失敗無奈何才投王英部下，不過都是中國人，誰也不肯甘心賣國，甘心當漢奸，投的時候早存着反叛的心。」

「日本人真利害，感恩並施，當兵的待遇略較國軍為壞，當官長的日夜他都監視你。每一排都有一個或兩個日本人。」

「你們與國軍打了幾仗？」我插上了話頭。

「在紅格爾圖時，××人指揮進攻，那一戰如果真的打，我們當有勝利的把握，不過。我們誰肯殺自己人？大砲照着遠處打，機關槍照着天上放，哈哈真把××人氣壞了，回去時連砍了三個連長和一個營長。」

「這次失敗後，我們被調在百靈廟與大廟之間，國軍進攻百靈廟，我們早接洽好了，在後方實行反正。我們用劍刀劍了二三百日本人。那時大家真像瘋了似的。」

「可惜，國軍進攻百靈廟太早，如果再晚兩天，我們還可多帶幾

兩後齊荷，不斷地增加！但這僅是表面的情形，還覺得日漸繁榮。實際上，近來一方面因為外則洋米傾銷，內則同業互相傾軋，同時又以交通日益發達，米糧之運輸便利，從前之必須在臨浦集散者，今已可以直接消賣地。故會稱雄一時的臨浦米業，已日趨衰落了。將來錢江大橋通車，素以水運得勢的臨浦，其在商業上的重要地位，真不知要降落到何種程度呢！

二、茶店多——據我最近的調查，在臨浦這樣一個三千戶口的小市鎮裏面，茶店竟達五十三家之多！（其中還有二家是以遊藝場的美名終年演戲的）而且生意都非常之好。在臨浦，茶店是一切交易協商的處方，也是解決一切糾紛的場所。若碰到有什麼人事的爭執，那末只要「到茶店去！」是非曲直就完全判明了。

還有一種茶園，也是民衆消閑的場所，臨浦以及臨浦附近一二十里地方的民衆，因為鄉村設有正當的娛樂而把時間浪費在臨浦茶園的，真是不可勝數！譬如我們每天每家茶店以顧客一〇〇人計算——這決不是一個誇張的數目——那末五十三家茶店，每天就有五三〇〇人在那裏消閑了。而且這些人裏面，大半是鄉村來的農民，他們來的時候，大都很早，到茶店洗面是一件極平常的事，洗過面之後，至少坐上三五個鐘頭，再到市上買一些日常應用或食用的東西回去。大半天的時間，都花費在這裏一坐、一喝、一談之中。臨浦茶店之多，一由於當地民衆對於正當娛樂需要的迫切，二由於鄉村失業閒賦者之衆多，因而形成

門大砲，坦克車也可傾到。」他不勝惋惜。

「你們反正時王英在那裏去？」

「王英這小子，一點國家思想都沒有，還不及李守信，我們反正後，他被押至大連，生死不明。」

「反正過來有多少人？你們真心嗎？」

「當然，雖說過來後待遇苛一點，即不給錢我們也幹，落個好死，現在的中國人不同以前了，哈哈，我們七千人一齊過來的，現在更多了。」

大家都很興奮。在這一角裏我覺得中華民族是有救的。

「是呀，這回日本商議我們師長，要在天津南部幾縣操演借地地方，我們師長說——沒說借幾縣，只借一村我的一師人也和你拚了。」

「他就不敢操演，在以前日本就不聽這些，咱們也不敢說這些……」說這話的是天津市長張自忠部下的一位下級軍官。

我這回到南京去謁見馮副委員長，到處受同胞熱烈招待，才知道國家的可愛。

「在北寧路做事，真受日本人的氣，我就不聽那一套，有一次日本人叫他開車，我說我上工剛一天不知道，他還想打我，那知道我比他力氣大，白白吃了虧。見了日本人不用怕他，越怕越糟糕。」說話的人身體很雄壯，是北寧路的管車的。

茶房也跟着他談起，情緒都特別高。如果眼前有個日本人的話，我想大家一定要把他打死。

誰說中國人缺乏民族意識，中國人早已不是睡獅了，看吧，中國要怒吼了。

（三）駛進了沽河

船在大沽口外停了半小時。遠遠的來了一艘小汽船。船尾站得滿滿的人都露出愉快：

「領港的來了，大家都這樣互相說着。因為沽河的水漲落不定，船不敢冒然直駛，必須等領港的報信。」

了這麼一個完全消費的商業社會。

三、廁所多——臨浦雖然有小上海之稱，可是有一點却絕對和上海不同：凡是到過上海的人，誰都會知道在上海要大小便是很成問題的。可是在臨浦就完全不同了。如果你須要大小便，就不論大街小巷，都為你備下了牢固的位置，有的還備妥草紙。據熟悉本地情形的某君估計，臨浦的公共廁所至少總在全臨浦的戶口三倍以上！其如星羅棋布，不言可喻了。臨浦人的設備廁所，和一般人的專為自己之用不同。他們的目的，正和開店一樣。所以廁所所在的地點，也往往就是店面所在的地方；它的構造也無不出奇制勝，惟恐引不起人家的注意。因此廁所雖往往連成一大批，而表現的方法各各不同，爭妍競媚，你弄得引人一些，他就索性大開其門，大寫標語，苦心經營，完全與商店無異。所謂衛生，似乎與臨浦人無緣，他們也不知道人為什麼一定講究衛生。

臨浦除了三多之外，在國防上也是一個極重要的地方，它在軍事上雖沒有天險與奇偉的形勢，可是它的前（蕭山）後（尖山）却都是浙江的防線。而且正因為它在軍事上沒有被敵人襲擊的危險，而交通又非常便利，所以它反而能夠完成在經濟國防上的重要任務：可一戰爭爆發時，鹽與米的供給和轉運都不會感覺着何的困難的。

小船走近了，却越過船尾領着另一艘輪船走了。大家感到了失望。一羣海鷗繞着船的左右找尋食吃，茶房們故意拋下爛菜葉，它們爭食着，倒把大家焦急心情壓了下去。

終於臨我們的船進口了。昨天上船時過於匆忙，買的乾糧很少，肚子餓的噁着經，恨不能馬上就到天津去。

炮台矗立河旁，圓圓的，高高的，上面很平，是水門汀的建築物。可是現在已經成了廢墟，再也不能施展牠的雄威了。回憶起庚子事變的往事，不禁慘然淚下。我們什麼時候報庚子之仇？我們國家不是比庚子時更危險嗎？我們為什麼這樣不長進？我要幹，我要殺敵挽救我們的國家！

從大沽到天津，據說要灣七十二個灣，需五六時。漸漸的看岸上的民房，全是用泥抹成的，又矮又小。離開河只有幾尺遠近。

到了塘沽，塘沽在沽河的右岸，是敵人垂涎已久的好港口，華北經濟開發，就包含了塘沽築港。岸上比較熱鬧，有了煤廠，有了掛太陽旗的樓房，有了活動的人。碼頭上停着大大小小的幾艘輪船和無數的帆船。野雞船或進不去港的大船，多在塘沽卸貨，旅客要化七角的火車費，才可到天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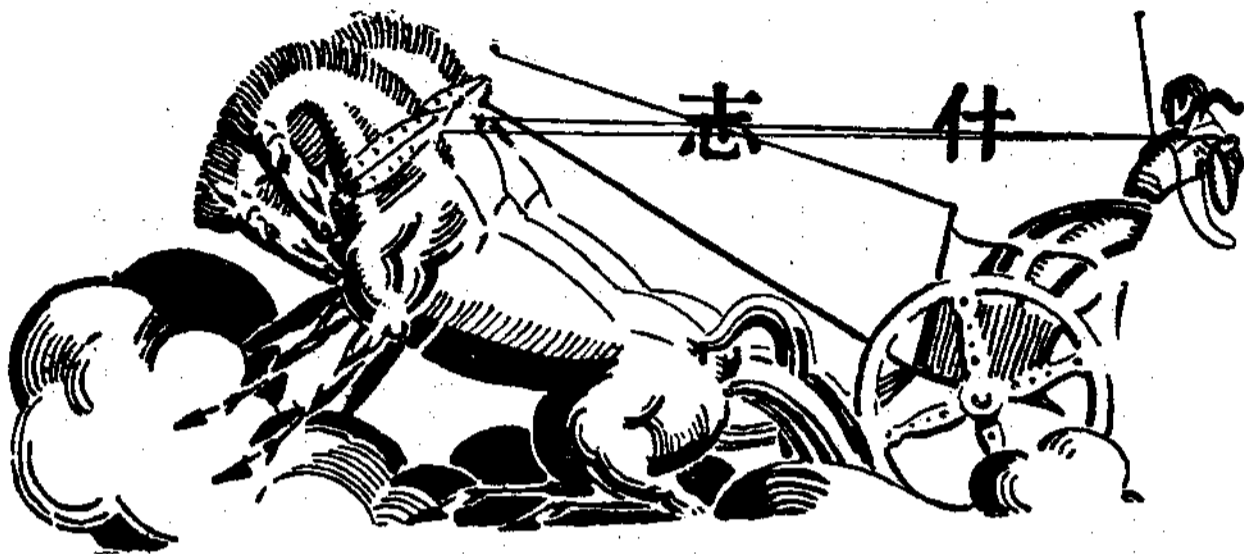
據說塘沽人很野蠻，下船不留神很容易丟了行李，但我還沒上當。

塘沽再已往，灣子愈大，船行時，把水濟上了兩岸。

岸上見了穿軍裝荷槍守衛的二十九軍。也見了穿紅掛綠的少女少婦。土房一排一排接連不斷。農夫們也出現在田野裏，這是航行黃浦江見不到的景象。

河的上面有着守衛的兵，據說是般逆汝耕的部下，在這兒，已經有着漢奸的軍隊出現了。

夜幕漸漸地展開，遠遠的望見了高高的煙囪。漸漸的一盞兩盞無數的電燈，在前方對着我們擠眼，船不時的放着汽笛，這是告訴我們天津到了。



鹽利錢 (小說)

雁明

寂寞的殘冬的晌午，陽光溫柔的吻着岑寂的荒村。

在充滿着光輝的茅簷下，蹲着幾個老年的農夫，枯瘦的臉上都網着一層薄薄的烟霧，嘻笑的談着鬼話。

柴草堆邊，黃狗死一般的蜷臥着，在休養他一夜的疲勞，有時抬起頭張望着，偶而一個生客從這裏經過，牠便會瘋狂的跳起來吠叫。

野場上孩子們在溫和的輝光裏吵鬧。一座矮小的茅舍，四圍繞着疏落的籬笆，白髮的婦人倚着打瞌睡，她已失去了知覺，不曉得什麼年月日時，祇從朦朧裏覺得日子像俄鬼般的溜走。

「時運不佳，又沒本領，偏要拿鹽利錢做生意，這連折本，帶吃利，整整的虧了一半，我看你那兒弄錢來補虛頭？」

李三嫂坐在茅屋門旁補着破衣，嘴裏這末咕嚕着。

李三那張青紫的瘦臉孔，被愁苦的色彩塗抹得格外難看了。他聽了妻的話，只微微的嘆口氣，儘管捧着烟管點點的吸着。

「誰知道這末就那末倒霉！不是也不會折得這末狠啦；偏偏鹽加了稅！」

李三把烟灰磕在鞋底上，瞧着妻這末說着又「唉」的歎口長氣。

「多加稅！還怨你沒能力；怎麼西莊買眼表叔只化了兩個煙炮錢，就會省了十來吊，你管啥子的？」

「還咕嚕啥呢？折了業已是折了！下次那比能掙十萬吊，咱也不去做啦；還不拉倒了嘛！」

李三面上現出怒色，說着燃袋烟，重又加勁的吸着，絲縷的烟霧在他的臉上打着漩，裊裊的飄過了頂角，便自消散了。

「不咕嚕！人家一天差人來家叫罵幾趟，你怎不拿錢還人的？馬上人家一定又差人來啦，看你怎麼應付吧？」

寒風從遠遠地飄來一陣狂烈的大吹，李三嫂急忙的跑到門外瞧一瞧，重回來默默的補着破衣。

「唉！！」李三歎口長氣，心兒在懺悔着：「我怎末該死要做生意？現在欠了這筆巨債，怎使妻子不抱怨呢！」

太陽已流過了中天，每家的茅屋頂都吐出幾縷薄薄的炊煙，雄雞在斷牆上紅着頸子叫，李三嫂也忙的收拾起來煮飯了。

「啞！啞！」黃狗粗壯的響聲，吠得李三的心直跳起來，他慌張的走出門去。

太陽的光輝裏，幾個灰色的人隨着鄉長趙一民很快的跑着。

「巧哇！那不是李三在他的門口站着望啦！」

鄉長滿臉的釋笑這樣向背後說。

「快些！快些！別給他溜了！」

局長王紹武督催着，趙鄉長現出絕對服從的態度向前跑了。

李三應着這般光景，早嚇得變了臉色，慌忙的跑進家去。

「哦！老三，你欠裴五爺的鹽利錢，他差王局長來要取啦！」

趙鄉長滿生橫肉的臉上露着釋笑指着李三說。

李三忙的將板凳放下，裝袋愕然着說：「你看也沒有賣洋烟的；請諸位老總們吃袋早烟吧！」

「哦！老三，方才我的話你聽着嗎？快點付哇！」

趙鄉長說着從口袋裏掏出一盒紙烟，燃着一支遞給王局長。

「表叔！你佬知道我的，何嘗不想還裴五爺呢。奈折得太苦了，今年實在沒得辦法哪！」

「哦，我不信啦！你家裏能沒錢？那頭豬不是錢嗎？」

趙鄉長頭歪着，指着那塊樹旁的一頭豬這末說。

「表叔！我實在折得太苦了，那頭豬，滿值不過十塊洋錢，一家幾口就靠牠活命！求你佬和裴五爺說我過年捧鍋實鐵也要還清的！」

「聲聲說你折得太苦，那怨你命運不佳，你倒罷！誰叫你折的？趕快拿出廿一元七角還裴五爺完事，還儘嚐囉啞子！」

王局長把烟捲夾在指頭裏，現着嚴厲的樣子說。

「……」李三吓得篩着糠，畏怯的向王局長眨一眨眼皮，再也說不出一句話來；祇管抖着。

炊烟繞線在茅簷上，李三嫂正在鍋口燒着火，聽着這種吶喊的聲音，急忙的壓滅火，跑出來，瞧王局長猙獰的面孔呆住了！

「表……叔！這是什麼一回事呀？」

她抖起膽子來斷續的向趙鄉長說，又偷瞧了王局長一眼，不由得臉兒泛起紅暈。

「什麼事！您欠裴五爺的鹽利錢，僅能

拖括着不還，他使王局長帶人來要的，有錢快拿出還上括個囉；省多少麻煩呵！」

「您些老總爺們，可憐可憐俺這家吧！俺連吃的都沒有，等一便出了正月，俺一定連本加利都一次還清裴五爺的好吧？」

李三嫂現出可憐的樣子，紅着頸說出這段話來。

「哼！聽妳說得多好聽！人家將白花花的大洋錢借您做生意，還想僅拖欠不還，於理也說不過去，趕快想法子吧！」

「裴五的忠心狗！吳一民說：『哪個！你去燒點米茶給局長爺喝吧！』她聽了李三這話，急忙的想去燒茶來，就聽：『不喝！燒也不喝！』她便祇好呆呆的停住了。

「表叔！求你佬幫忙！就是方才小孩娘業已說過，一過年一定還清的！」

「我可不配插嘴！你和王局長商議去，據我看還不行吧？」

趙鄉長說着一擠眼，兇惡的王局長會了意，厲聲說：

「不還不行！不那個把他綁上帶見裴五爺去吧！」

幾個灰色的伙子聽了這聲吩咐以餓狼般的向李三撲去。

「表叔！你看！這用得着綁……綁麼？」

我跟着走就是囉！」

「哼！我管不了！」

趙鄉長哼了一聲便往衙去了。

「快快快！綁上好啦了。」

一聲吶喊幾個伙子便把李三倒剪着雙臂綁上了！

李三瞪着這般光景，蒼黃的臉竟變成焦黃的顏色了。

「俺跟着去是了，何必綁上叫俺丟人呢？」

李三嫂大起膽子想去解開繩鎖來，祇聽得：「滾開呀！老婆氣！」

王局長的脚踢到李三嫂的身上了，他親娘媽媽的坐在地上哭起來。

「裴五真利害！你是想圖得四分利！不然光且借一文也未必給！這晚兩天就不行啦！唉！想怎麼擺佈窮人就怎麼擺佈！」

一個老年的農夫說着走開去，其餘的觀衆都「敢怒不敢言」了。

李三嫂的眼眶紅腫了，抬起頭，瞧惡魔早吞沒了她丈夫的影兒；——她又嗚咽的哭起來了。

一個約摸三歲的小女孩從巷子裏跑出來，撫着她的肩膀喊：

「娘！我怪餓！……」

薄薄的烟霧旋得濃起來了，於是夜悄悄地降臨到寂寞的荒村。

一九三七，三脫稿徐州。

華斐爾女士(人物誌)

羞 心

究竟江山可愛呢，還是美人可愛呢？我們一提起英遜王愛德華八世的遜位，總是異口同聲的一句「不愛江山愛美人」，似乎誰都抑止不住這一種同情的感慨。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晚上，愛德華八世所留給全英國民的特別之辭中，曾經說過：「我如果失去了我所愛的婦人的援助和支持，皇帝的重責和義務，是不能完成的。」從這里，我

們就可知道溫德莎公爵與華斐爾女士間的愛之深度了。

當七八年前的辛浦森夫人，出現於倫敦社交界的時候，愛德華八世還是一個皇太子，這時以太子的自由之身，時常出入於社交場所。同伴之間，多是貴族，名家，富豪之人，這辛夫人不久得到高利幹夫人的介紹，也加入了所謂「太子組」，發揮她那天賦的交

際

際

小 情 報

般 逆 向 某 方 乞 憐

般逆汝耕，最近到天津，訪問某方各駐華軍事委員，要求穩固冀東偽組織，並請求協助，擴大偽組織的範圍，與某方商討後，某方勸般逆勿取消極的態度，可積極力謀開展，某方始終不願放棄冀東的。

某方在津舉行特務會議

最近，某方在天津舉行駐華特務工作會議，其主要議決四項：

(一) 增派華人密探各大城市，至少十人，鄉鎮四人，鐵路沿線各站四五人。

(二) 以大量的金錢與手槍，拉攏各地土匪，以河南為中心，組織大團體，以擾治安。

(三) 向平綏路極力發展，以便綏東侵略的活動。

(四) 收買漢奸民團參加日滿防共聯合陣綫。

某方在閩的活動

某方前在閩策動組織偽滿華軍事委員會，以前因為軍費無着，曾經無形停止，現由台人×××等受某方的資助，又恢復活動，並設辦公處于鼓浪嶼某方領館內；最近台灣

際手腕，在「太子組」裏活躍着，後來由同伴羅涅斯子爵夫人介紹於皇太子。從此，兩人意氣相投，便插下了今日浪漫奇緣的種子。

華瑟爾女士雖然生長於美洲，原來她的祖先是英國人，並且是歷史上有名的世家，在她祖父時代，才移住美國的。她祖父是一個有名的大地主，但他反對奴隸制度，把自已田園中的奴隸都解放出來，遂使家庭衰敗破產。她的父親沒有固定的職業，結婚不到一年死了，她便在父親死後兩月時出生於世，到現在已經是四十三歲了，比溫德莎公爵少一歲。她出生以後，家裏又沒有遺產，母親又無一定的收入，她的母親不得已就在維道爾街住宅區上，開設旅館，她一身都是由寡居的母親一手養育起來的。

她在幼少時代，便是一個天真活潑的女孩，對於服裝的講究，更具有特出的天才，在學校里是一個「摩登」的領導者。十三歲那一年，母親嫁給青年禮易辛，她使隨着到後父家裏，但是因為學費的不繼，和自己對於學業的厭倦，不久便脫離了學校生活，涉足於巴爾摩亞市的社交界。

以她那天惠的社交術，和聰明才智，過了不久居然成了一朵有名的交際花。至一九一六年二十一歲的時候，便和青年海軍軍官斯賓塞結婚，婚後生活，非常美滿，那着丈夫，涉足於世界各地，同時以環境的優裕，

金錢和時間都無問題，日夕不斷的活躍於社交界，簡直成爲一個十足的社交婦人，這種生活，一直過了十一年，至一九二七年，那時鐘已經是三十二歲的中年婦人了，却無端的離開了斯賓塞，而獨居於華盛頓市，不久便以虐待和遺棄爲由，提出離婚訴訟，於是便一身便自由無礙了。

在斯賓塞離婚前，便於華盛頓市結識了辛浦森，辛浦森出生於加拿大，曾肄業於美國哈佛大學，歐戰時因參加戰事中途退學，服務於英國海軍，以後就在倫敦經營船廠買賣，更在紐約波士頓等處開設支店。當辛浦森和斯賓塞夫人結婚時，他已經有了妻子，可是不便和原配離異，與意氣相投的新賓塞夫人，於一九二八年，在倫敦結婚。浪漫的夫人，再嫁與辛浦森，以辛氏優裕的財產，她的生活慾望又得滿足了。

但是，在社交中心的倫敦，辛夫人自結識了皇太子以後，又生了一種厭舊與思遷的心，去年周遊地中海返英之後，遂在倫敦提出離婚訴訟，以辛浦森自一九三四年以來，冷待夫人，並在去夏發見辛氏與一年宵的模特兒，同住於泰晤士河畔的某飯店爲理，請求與辛氏離異。

現在辛夫人，居然和相愛的溫德莎公爵，訂了婚約，預備永度世外桃源的生活。五，一二的加冕典禮，儀式的隆重，國民歡祝之情況，溫德莎公爵豈無所感？但是世間更有第二的華瑟爾女士沒有？

軍部××到廈邀集閩中失意軍人政客等開會，開此種作法，意圖將華南造成冀東形勢。

淪陷後的察北

察北所轄六縣淪陷後，在某方的高壓之下，已改爲蒙政府，其侵略壓迫，無微不至：

(一) 亡國教育：目下察北六縣，每縣設有學校二所，並取昔日區立學校，所授課程，僅日本國史，修身，自然，算術四門，餘則一律不准講述，其目的在使中國人不知中國事，不識中國字。

(二) 苛捐雜稅：發行建設獎券，搜括民脂，每券五角，頭獎一千元，分發縣民，強迫購買，鄉民莫不叫苦連天呢。

(三) 藉名擅權：偽內蒙防共自治軍政府，爲內蒙最高行政機關，以德王爲委員長，內設八署，每署均設日顧問一人，執行一切的政權，並監視德王的行動。

偽蒙自治軍近況

偽蒙自治軍共分十師，都是騎兵，總司令德王副司令李守信，每師人數一千至一千五百名不等，各師官兵，除李守信一師係漢人外，都是蒙人，計第一師長李守信，第二師長包悅卿，第三師長(不詳)，第四師長包桂卿，第五師長(不詳)，第六師長(不詳)，第七師長吳鶴齡，第八師長(不詳)，第十師長穆克登寶，師以下僅有團連，各設日本指導官，指揮一切的事宜。

國文精選叢書

中國文學批評論文集

（王煥編）本書選錄周迄近代四十五家論文之作，凡五十餘篇。每篇各集作者小傳及詳細註釋，條目分明，閱覽便利。讀者可由此知中國文學之精義，各大家之遺蹟，及學文方法與作文軌則；歷代文家，舉其傑者，各篇選列，舉其有深入之言者，即散舉收。

歷代名家筆記類選

（金公亮編）本書選錄名家著述一百數十種，作人。文字之過於冗長者，不選。文字方面，以中等學生程度為標準，內容方面，以有益修養，有傳學術，檢討，足資行文之助，趣味尚水而不流於濫俗者為標準。每篇後附加註釋，作者身世，及所採原書內容。

樂府詩選

（朱劍心編）本書所選，起於漢代，至清末止。凡足為代表之作家及作品，大致已備。縱可見各時代作品在進程上之跡象，橫可見各時代各代表作家作品風格。分上下兩編，各附題解，並作者略歷，註釋，以便初學。

兩漢散文選

（吳契甫編註）本書選文，自高帝起至建安七子止，共百篇，前後漢各半，以時代為序，以作者為綱，其選材準，標如下：文義明達，便於領會者；思想無背於現時代者；情致纏綿，足以激發性靈者；音調和暢，利於誦誦者；篇幅短，適中易於熟讀者。

唐宋詩詞選

徐聲越編

三國晉南北朝文選

（陸維劍編註）從三國至六朝末葉三百八十年，為中國文學劇烈轉變之時期；本書選列此一時期中之代表作品，使中學生課外自修及一般人之欣賞，以散文為主，駢文僅舉其精美大者。為使讀者了解該時代思潮起見，談玄論神之作，亦選三以為例。

元明清曲選

五角五分

（錢南揚編）本書上編選曲三十七家，下編選曲十九家。上下編之首，各冠以總說，詳其原委、體制、格律、音韻等；每一家作品，復加以說明，附以註釋，對於向來視為難解之宋元方言，考解尤詳，最屬難得。

傳奇小說選

實價五角

（胡倫清編）傳奇小說始於唐代，文辭典麗，寫情慘婉，富有文藝趣味，於我國短編小說中，成爲極大宗派。本書編選歷代關於是類小說名作，計分七卷。每篇末附：題解、作者傳略、縮演、註釋，以資容易了解。

唐宋散文選

實價五角

（查猛濟編）本書打破自來文家「道統」「義法」諸說之滯弊，計選作家二十九人，作品一百二十篇，各體俱備。皆以不習見者為標準，以覺習同坊本。每篇各有說明及註釋等。



內外雜誌社徵求特約通訊員簡約

- 一、本社於國內各省市縣區，及國外各都市城鎮，均聘設特約通訊員。
- 二、凡同情本社宗旨，志願共同工作者，皆得應徵。
- 三、本社特約通訊員，須將其所在地之一切日常現象及臨時發生事件，隨時通訊。
- 四、本社特約通訊員之待遇如下：
 - 甲、按每次通訊稿字數每千字以一元至五元致酬。
 - 乙、常期贈送本刊。
- 五、凡應徵者以試稿三次為定，合則函聘。
- 六、凡應徵者詳細寫明姓名，所在地，及通訊地址。
- 七、本社特約通訊員有免費享得本社發行各刊五冊至十冊之權益。

內外雜誌社徵稿簡約

- 一、本社徵求下列文稿及照片漫畫：
 - A 各民族特殊文化及其習俗之敘述。
 - B 各地社會政治經濟狀況之調查。
 - C 各國國際政治經濟之評論。
 - D 各地臨時特殊事件之通訊。
 - E 各地民間歌曲及特殊藝術之採集。
 - F 各地名勝古迹之遊記。
 - G 各地特殊人物之描寫。
 - H 各地各民族故事軼傳之記述。
 - I 各地學校及文壇之情報。
 - J 民族精神表現之文藝。
- 二、來稿刊載後，以每千字一元至五元或贈閱本社發行各刊為酬。照片漫畫，每幅以二角至一元為酬。
- 三、來稿經採用三次以上者，酌聘為本社特約通訊員。
- 四、來稿長過五千字以上者，應分段，以便分期刊載，文言語體不拘，但須寫清楚，並加新式標語，并須於稿末註明真實姓名及通訊地址。
- 五、來稿寄南京黨部後永新巷八號。

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十日出版

編輯者兼出版者 內外什志社

代表人 蕭作霖

總經理 正中書局

批發定閱處 南京大平路·上海四馬路
 南京 河北路
 正中書局雜誌推廣所
 電話二一五五七號

代定處 全國各大書局

定價表				訂購辦法	冊數	定價	郵費
全年	半年	零售	特大本價另定	國內及香港澳門	國外	國內及香港澳門	國外
廿四	十二	一	特大本價另定	五分	五分	五分	五分
一元	五角	五分	特大本價另定	免	免	免	免
免	免	免	特大本價另定	四分	四分	四分	四分
八分	四分	二分	特大本價另定	一角	一角	一角	一角
二角	六角	五分	特大本價另定	二角	二角	二角	二角

下通用惟當地限制貼用之郵票一律不收

定閱諸君如有更改地址請將姓名地址及定單號碼逕向正中書局雜誌推廣所接洽

正中書局總發行各大雜誌

中華書局及內政部登記

雜誌名稱	主編者	內容摘要	冊數	定價	
				國內	國外
教與學	教與學月刊社	討論中小學實際問題供給教學材料適宜於青年與外國	每月一册 全年十二册	每册 .20 半年 1.20 全年 2.50	.25 1.50 3.00
時事月報	時事月報社	解說時事之背景與發展提供世界之未來趨勢並有詳詳論述	每月一册 全年十二册	每册 .25 半年 1.50 全年 3.00	.30 1.80 3.60
文化建設	中國文化建設協會	探討文化建設的途徑介紹與評價各派的學說及世界趨勢	每月一册 全年十二册	每册 .30 半年 1.10 全年 2.00	.25 1.50 3.00
文藝月刊	中國文藝社	普通民衆文藝傳播中國文化名家創作譯述其不精采異常	每月一册 全年十二册	每册 .80 半年 1.60 全年 3.00	.90 1.80 3.60
青年月刊	青年月刊社	探討青年問題介紹時代智識培養健全思想喚起民族精神	每月一册 全年十二册	每册 .12 半年 .70 全年 1.20	.20 1.20 2.40
中華法學雜誌	中華民國法學會	本質揚民族文書之精神建立適合國情適應時代之新法系	每月一册 全年十二册	每册 .30 半年 1.80 全年 3.30	.30 1.80 3.60
國民經濟建設	國民經濟建設委員會江蘇分會	協助政府指導發展社會經濟建設事業以增進民族基礎	每月一册 全年十二册	每册 .30 半年 1.60 全年 3.00	.25 1.50 3.00
國民經濟	國民經濟研究所	討論國民經濟理論與實際問題并調查經濟狀況以供研究	每月一册 全年十二册	每册 .80 半年 1.60 全年 3.00	.25 1.50 3.00
地政月刊	中國地政學會	研究土地問題促進土地改革爲中國唯一之地政定期刊物	每月一册 全年十二册	每册 .20 半年 1.10 全年 2.00	.20 1.20 2.40
中蘇文化	中蘇文化協會	溝通中蘇文化介紹蘇聯經濟建設及社會問題解決的經驗	每月一册 全年十二册	每册 .20 半年 1.10 全年 2.00	.25 1.50 3.00
文藻月刊	文藻月刊社	倡導正中路線發揚公教精神集學識之大成爲真理作前鋒	每月一册 全年十二册	每册 0.12 半年 .70 全年 1.20	.10 .60 1.20
世界政治	中國國際聯盟同志會	用銳利的眼光觀察世界形勢以獨到的見解檢討國際問題	每月一册 全年十册	每册 .12 半年 .55 全年 1.00	.20 1.00 2.00
內外雜誌	內外雜誌社	採取綜合方法運用通俗筆調介紹及探討大衆需要的知識	每月二册 全年廿四册	每册 .05 半年 .50 全年 1.00	.05 .80 1.20
會計季刊	中國會計學社	灌輸會計專門學識及指導實際運用之方法是爲精確完善	每季一册 全年四册	每册 .70 半年 .70 全年 2.50	.25 .25 1.00
文化批判	文化批判社	批判文化理論建立科學體系提供研究資料探討學術專題	每季一册 全年四册	每册 .20 半年 .70 全年 1.00	.20 1.00 1.00
中國社會	中國社會問題研究會	展開自我批判檢討社會問題提供社會情報指導社會改造	每季一册 全年四册	每册 .15 半年 .50 全年 .50	.20 .80 .80
國際評論	國際評論社	專門討論國際問題及介紹國際消息提高個人的國際智識	每季一册 全年四册	每册 .25 半年 .90 全年 .90	.20 .80 .80
考文學會雜報	考文學會	本報所有文字以論究史學及紀述文化消息爲主內容豐富	二月一册 全年六册	每册 .20 半年 1.00 全年 1.00	.10 .60 .60
計政學報	中央政校附設計政學院	材料實際內容豐富理論高深專家撰述計政人員必讀刊物	每半年一册 全年二册	每册 .40 半年 .80 全年 .80	.45 .90 .90

批發及定閱處 南京河北路

正中書局 雜誌推廣所